



梅山集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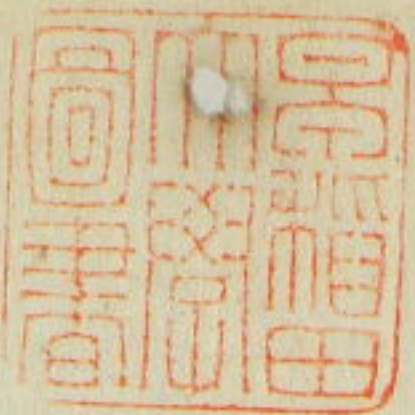
遺事
傳
雜錄

廿七

へ 16
2373
27



和
2873
28-27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遺事

著菴俞公 漢馬 遺事

公眉宇清爽雙眸炯然精彩射人以早孤終鮮或嫌
東床之選公岳翁安公愛賞曰豈有面貌如此而齋
於致遠者哉以其女妻之咸服其鑑識云
公性喜潔常淨掃一室不留纖塵几案書帙秩然有
序

公老益修整攝以威儀雖大暑不去冠帶晚歲常戴
程子冠對案危坐終日無惰容人望而畏之

公以長房奉祀主克盡追遠之誠祭之以禮又創行時祭

公篤於內行事立嫂如事母朝夕輒問其食未若闕供則已亦不食以故雖屢空必先具嫂飯然後始進於公云

公文章夙就未弱冠已有盛名中歲而益成潁西任公魯嘗爲余言著翁之文向後百年無此作云一世推重爲詞苑鉅匠而公未嘗自多欲然如無有每對直弼言吾之文名浮實此其所以挺災也

公老而好學讀庸學數千遍并章句如誦已言七旬後沈疾患陷危閱數月而蘇口念兩部書亦不錯一字嘗自謂曾思兩聖人不我遺棄云

公愛慕尤菴先生出於真誠常謂老先生於吾黨如父祖莅清州日爲文祭青川墓所以道意聞吾家奉老先生影幘躬臨以拜之每尊閣大全書于座右手自摩挲臨沒而猶繾綣不已

公有嫉惡剛腸常語及小人之害正曾中勃勃若不白堪者及己巳尹光顏曹錫倫之毀撤雲谷祠也憤惋不自勝見于色辭

金伯淳卽公伯姊之孫也公聞伯淳染西洋邪術招

欽誨責至于再三終不悛則杖而絕之及其伏法也
助給其收屍之資

公每言伯淳事曰密翁不棲山寺不拜梅月堂頭陀
之形其嚴於距闢如此兄弟之孫猶孫也而伯淳甘
心陷邪而不知悔此吾所以益深惡痛絕者也

公累典郡邑爲治不雜霸道雖無赫赫之譽每多去
後之思直弼嘗問丈人居官何以處隱結公曰特吾
不用己矣畢竟下落非所與知

常窩李公每稱公文章曰李槎川只以詩名世而猶
拜寺正况文與詩俱絕乎常窩胤子始源以家宰擬

公寺正聖輒云俞公文章獨步一世蓋遵先志云

公大耋猶不廢晨謁每云若經內寢則廢禮晨謁無
齋戒而公自修之實亦可見也

公記性絕人古今詩文雖無名稱者舉多成誦往往
不錯一字評隲文章窮晝夜忘倦纒纒可聽嘗拜止
菴止菴問三淵詩何篇最警絕公誦楓岳詩象山俏
欲響鍾動正陽樓止菴賞歎曰吾亦云爾

公與近齋朴先生爲戚兄弟共長於北里自總角以
文章相契情好益敦至白首不變嘗言後死者必操
文有若相約然及近齋歿公爲文而祭之知德浚故

敘事該無憾於幽明人謂實錄云

公嘗訪近齋取案上鏡以自照鏡久不磨公笑曰何其不瑩洗之爲好主人寶藏定不如此近齋每歎斯言有理令人發省

近齋每稱汝成俊爽文理亦夙就十三歲盡讀經書文章外實行難及多可爲後生法

公素嚴於忠逆之辨常論辛壬兇徒禍國誣聖之罪曰乙巳初元若大行天討誅光佐鳳輝等諸賊則戊申乙亥之變無從而出英廟以事關聖躬專務包涵卵育逆孽以致凶誣罔極豈不痛恨乎

公嘗居稷下與沈翊雲兄弟隣近往往作文會公薄其爲人而取其才藝及翊雲謫死海島其子行乞於都下歷公第公念其舊誼厚遺以送之其不以成敗貳視者如此

公克矜細行嘗與吾先子會闕中哭班先子時爲安城宰公以其遠祖墓于安邑辭不同坐先子屢請升座而終不聽先子每說其事曰吾故避之以安老者云

公晚年叅閱巍巖南塘兩集而曰巍塘兩賢若對壘然吾則自少聞三淵緒論巍巖論理與三淵同吾欲

從巍巖

每年上元招携任公魯于近齋所談經說禮侵曉而罷近齋卒會于公第講論不撤歲以爲常士林間傳稱勝事

公愛任公魯殊絕每對論確曾傳曰當今濶於大學者宜莫如得汝得汝任公字也

公素性耿介而亦優於受善七耄後拜將作副正直弼勉不就公曰國哀伸情惟有朔望祭故姑爲出膺耳未數月而解南公公轍聞公家食孔艱畀公江華經歷拜命公問去就於愚愚勉其一暢振衣摩

岳之頂公曰公之愛我曷不若任得汝乎任公則勸其母出也不久賦歸又拜刑曹叅議吏告訟案或聽斷愚曰八耄邵齡聽訟非時公卽辭遞其所虛受者如此

公自幼種學績文文名藉甚爲藝苑諸公所賞音雷淵南公期許綦重勸讀劉子政說苑公每謂觀感於雷淵而收功甚大終身尊慕如二蘇之於六一焉

修齋宋公

厚淵遺事 丙申

公面如冠玉風範端凝性又疎朗豈弟祥和之氣若將襲人城府洞豁靡所滯礙雖異趣者莫不悅服

公對人色笑溢滿樂易多恕無親踈賢愚咸得其歡
徐公簡修嘗戲謂公清濁無所失公謝以良箴翁受
加勉云

公早喪怙恃被養於叔父鎮安公事叔母李淑人如
母李淑人兄卽老樵李公淞也公待李公如舅李公
期望公甚重常勗以敦厚確大母滯近小之規公服
膺斯訓終身毋替

公妙年聲名藉甚未三十以學通經術登道剡拜
厚陵叅奉公不欲冒當薦目辭以病不就事聞命
道臣督出公不獲已中路申辭徑還鄉廬上下相持

半年得遞

公出膺桂坊爲伸遇慶蹈抃之誠及拜漢城主簿不
膺命再除監察欲永矢不出叔母李淑人泣諭曰
公議胥勸則無傷於義爾何固守已志不恤我餘生
乎公嗚咽承命而每以去就逕庭辜負初心爲恨
公嘗憧憧乎仕學相優雖職務倥傯未嘗廢書就直
隆園讀論語并集註五十遍爲晚暮收功云

公冲齡有志以繼述家學爲己任十七歲拜止菴金
先生于黃江受讀中庸止菴期許甚重勉以沉潛剛
克以聿修二字題其室公常以晚進未及卒業爲終

身恨

公常云漢湖櫟泉氣象規模可以出而有爲做得事功惜其無所用於當世

兩宋先生後承睽阻不相過從公冠子始請性潭宋公爲賓兩門之誼靡替士林稱誦不已

公從宦在洛洛中士友行冠禮輒宿賓老洲吳公冠長子請公爲賓嘗稱公襟期濼澈又閑習禮儀云

公酒戶未甚寬而逢場或痛酌醉後揚言舒氣和樂歡洽有同春先生暮年豪氣或斲飲累月做邑亦未嘗引滿妨務

公降志祿仕而不卑小官隨事舉職盡禮上官輸誠察采歷典三邑吏民皆久而愛慕冰檠自持田園靡所增廣宅前借人水田種稻及爲郎于惠局始捐俸錢買取嘗自謂宦業云

公十五讀聖學輯要窮理章敷演爲讀書要訣不住修潤以底成書次第本末靡所不該可備窮格之丈尺而亦驗公識解之夙就也

常嫌氣質差欠剛果書剛毅正直四字于壁以自警省

公莅酒泉郡病欲遺戒兩胤曰少有聰明自期遠大

平生嬰疾中歲失塗碌碌斗祿今幾已矣但尊主庇
民之誠蚤夜耿耿公平正大之義夙宵憧憧顧此血
腔無處可遺沈病涔涔之中垂裕汝輩亦可見所養
之真也

常拳拳於崇獎節義及宰酒泉聞郡人張顯明倡義
於戊申敘其遺事闡顯幽潛卽出於衰世之意也
公愛余殊絕訓誨真篤常教迨聰明未衰遽讀儀禮
經傳通解通解卽文正先生所篤好而公致力鑽研
故云

公嘗謂余無違相守身遵晦乃分之宥每勸吾王考
勿貴以進取俾得以專意居業余皓首無成追懷公
至眷益不勝窮廬之悲也

皇考同敦寧府君遺事

少時每患下急手寫動心忍性四字于座隅用自識
戒

常持戒於節慎書病從口入能節飲食病何從生禍
從口出能慎言語禍何從入二十四字于壁上時時
諷誦

常以無事燃燭爲戒在笈必待夕烽舉燭若昏黑中
有答人書牘者明燈而旋滅俟烽更燃未或少廢

常兢兢於禮防不肖持衰陪往雲水衙中路次披閱
心經府君曰雖義理文字喪人曷可於馬上繙書乎
晨昏外不許出東閣亦不許散步衙庭

居官未嘗廢書雖處劇邑簿書剗理之暇輒不住佔
畢或諷詠古人辭章或拈韻賦詩常超然於事物之
外

府君少與鄭東浚相識及隔垣而居者十數年絕不
過從東浚恚怒構捏入愬于 正廟 上每笑而不
答府君始聞東浚事不少憂恐乙卯東浚敗 上益
覺其誣方屬意府君畀以字牧而遭 天崩之慟未

究嚮用嗚呼痛哉

常愛好儒者性潭宋公赴 召之日聞其進退中度
喜曰苟無素養何能乃爾贊歎不已中洲李公以高
城倅入謝適值 邦慶宣饌 彤廷府君與共周旋
贊其有山澤清癯之象迥出於倫類云

常贊老洲吳公曰清明樂豈并世鮮比相携江樓風
流跌宕及宰越中同賞越中山水到子規樓清冷浦
相與悲咤徇觀爲之感歎

與穎西任公交契甚敦每加雅譔任文亦虛襟以受
府君常歎其俊偉侷儻無世儒拘曲之態

常愛金城甫爲人曰渣滓淨盡不失赤子之心待李
子岡以少友曰祥和之氣襲人真吉士也邵齡亦往
訪贊美不休
少時喜讀朱書手寫尤翁劄疑於紙頭每三復甲寅
過宮封事仍教不肖曰爲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斯
義也

莅東京有邪賊餘孽嘯聚於青松道伯移諸囚于東
京行查府君始喻之以理欲又析之以利害終以刑
戮威怵如是者十數日其所以設譬解惑者哀矜惻
怛而羣囚終不服府君語道伯以刑政無所施祇合

剿殄無遺而亦不可盡殺惟有投諸海島俾無染汚
而已道伯從府君言

嘗陪侍店舍耽看塗壁文字府君止之曰爾不聞葛
院良才驛壁書之變乎

性不喜方人人有當面評人而斷其優劣者府君責
之曰何爲此薄德之可言乎仍舉古人不對牛說臧否
事曉之

素性崇儉非祁寒未嘗襲毛衣庶從子爽弼嘗服貂
府君舉服之不衷身之灾一句語以誨之

屢掌太學議適有盜孔子像而鬻於市者買者懼告

太學府君倡諸生取奉于明倫堂庭拜如大成殿禮
議建廟於泮水南用春秋祀以太牢因 上命移奉
于尼城之闕里祠

府君常病吾東私賤之弊曰從母役者生生不息則
子子孫孫永爲人奴婢上天生物之意豈容乃爾使
余爲政則當定以限己身

尊敬傍尊盡禮年歲雖少亦拜

儕友中有侮弄其後妻父者府君切責曰外舅尊屬
也詎可以再聘而不遜乎其人愧服不已

每買書買藥及交易家舍惟儉言是信未或較計多

少不肖言其太濫則府君責其屑屑作宰兩南印板
羣書不肖言不如京賀之費省而取便府君曰書策
有印者故有賣者有買賣而無新印幾何不消盡乎
世間當無藏書者其可乎費用多寡何足拘乎

居官每哀矜公賤之世不免役未嘗賤惡官妓圖所
以人其人焉或有年壯而未加髻者輒自官助給俸
之成人焉

官屬托親病請由或言其僞者府君曰旣稱其親病
則曷可億逾其非真而不許其省覲乎

居恆莊敬自持非甚病未嘗去上衣臨臥始脫偏襪

易簣前二日猶不廢盥櫛

莅邑日役工匠不肖欲造鞮府君曰靡所戴足乎曰
爲備副件也曰利於己者必害於人待弊可也

居任所有異味必先送京第用供親廚達城得珍果
以待僂通有貴价入衙不肖請先饋客府君責曰曷
可以爲供親者供賓乎仍責以失輕重先後之別焉
莅達府府吏之將占首任者暗地構害謀及巫卜府
君聞而笑之不少介意視遇如舊及遞闕累歲而其
人問候不絕盖誠服也及通判完府府吏巧惡者納
繡衣其家云有習操時擾民誣啓追咎至奪告身一

府歸罪于其人其不自容躬來請罪府君溫諭以
遣之申戒完人俾勿督過

筮仕爲寢郎時 朝家將營 永祐園緬禮時任寢
郎例不得處敦匠故咸勸府君棄官府君惡其巧於
宦術笑而不應

不肖嘗倩述儒院請額疏府君曰儒院文字事體雖
異代作而納公車者終非士子拙約規度如可已則
已之可也

屢典郡邑道伯輒任以刑獄議讞嘗兢兢乎欽恤不
以澁刻爲密察鍛鍊爲周詳每惡俗吏之矜智巧以

爲聰明務姑息以容奸慝順理而應之必求其生意
不能得則潑存哀矜勿喜之意嘗朝不施刑杖必待
其食以故未曾邂逅致斃正朝冬至必饋死囚以時
食寓勸善於懲惡之中俾開自新之路其仁心仁聞
有令人孳感

常戒不肖涉獵羣書不用專致之功及觀貞菴集讀
書自警有曰每一書未竟輒取他書神疲氣困掩卷
而茫然三復不已引誨不肖曰是爲汝準備語也千
萬持警

不肖少日聞有儒名者或尋訪或通書講義府君峻
責曰不知其人虛實祇取名而先施者未有不見慢
亦非所以自重也爾宜識戒

常諭庶母以男子不絕於婦人之義曰凡人臨終神
識甚迷見絕於婦人之手而不知恆體此義母或違
禮及臨終也終不許婦人入訣以盡正終之禮

不肖嘗爲長興奉事未就府君方修葺茵簟欲招本
署席匠旋止曰汝旣不仕則曷可役其匠人乎其克
矜細行如此

府君神姿朗秀白晢美鬚髯符彩動人少遊膠庠無
不屬目竦觀晚益修整攝以威儀家人未嘗見其散

容性又潔淨勵志守貞較若畫一房室几案不留纖塵

傳

贈統制使諸公傳

余嘗讀往史見臨亂奮忠成仁取義之士不出於名門世胄位高金多之人而舉皆是寒賤孤族落拓不遇人主所不知何狀之類蓋其酣豢富貴者迷溺膠固猶恐其或失故不厭其回面汗行若至疎遠之人淡於世味從吾所好往往不隨俗浮沉與時俯仰以全其素守當患難捐軀命之百死而靡悔焉故烈士

諸景或豈若人之儔乎當清北之役李章謙公族也金益厚名闕也以封疆之臣而相率投降爲賊服勞而覲不知恥此輩素日視公蔑如而今其膏血腥臊靡足以飽若人之畜狗彘其餘或棄城而逃或謀身而巧免或犯師律而力避從征如此者特喪其彝性其視公何如哉昔顏杲卿爲唐皇所不識而是則有官守者其死職耳若公者有官守乎有君命乎不直不識面而已徒以祿金革之強自願督戰竟以身殉遂其志之所欲比杲卿尤加難焉古人有云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非諸公之謂乎其傳曰

諸景或漆原人字敬植故名將忠壯公洙六世孫也
忠壯值 萬曆倭寇起草萊仗義討賊屢立戰功直
拜星州牧使卒戰死而捍蔽湖嶺爲國家匡恢之基
焉公膂力過人志氣英果激昂感奮願爲國家一死
有祖之風每恨乃祖湮滅而不稱 正宗壬子褒獎
忠壯公勲爵 贈諡因訪及後孫公膺 命屬禁旅
試射于上林 賜弓箭擢丙科仍 賜錦衣一襲尋
除宣傳官爲忠壯公豎碑于立懂之所妥靈于忠烈
祠皆使公將 命出爲雲寵萬戶捐餼廩設廠修廡
又繕軍械用備緩急勅文會堂置書籍立訓長以誨

羣蒙邊俗爲之丕變又虞侯于海西周覽山川形勝
烽臺城堞倉廩軍器修舊起廢而不煩軍民有海溝
介于兩營人甚病涉公獨運心匠不數月而橋成往
來者僂之號爲諸公橋辛未關西土賊洪景來等乘
荐饑謀反襲嘉山郡守鄭著死之時升平日久民不
知兵望風奔潰列郡失守急警旁午八路驛騷公慨
然揮淚曰吾忠壯公孫也世受 國厚恩此吾立懂
之秋卽日仗劔西下關西觀察使李晚秀辟公爲清
北召募使及至安州節度使李海愚感公忠義以麾
下兵二百屬公公遂以壯士金允起鄭宅權自隨行

軍渡清川江擊楫而誓曰有如白水去不還兮壯士奮怒志不平兮行募兵歸附者甚衆時賊連陷七邑嘉山博川諸賊爲官軍所敗合衆入定州城者四日公進薄定城與諸軍約曰賊摧敗之餘入據孤城軍心未固守備未完宜急擊如其稍定難猝拔使義兵將玄仁福持攻城具先詣東門而待之味爽與肅川府使李儒秀順川郡守吳致壽進軍公自願爲先鋒逼城下賊閉門不出公持大斧直入斬關門樞幾絕賊大駭去樓板放砲又從城上矢石交下諸軍退散公隻身當賊勢不可遏遂還陣憤然曰兵固死地而

一人見殺一軍瓦解紀律如此將何以濟事時朝廷遣巡撫中軍朴基豐率一千兵至公爲陳攻城之策辭氣激勵人皆感悚又願爲先鋒進攻南門以大砲壞城女牆城堅不可拔是日朝廷特拜公薪島僉使兼防禦將公更會諸陣兵大舉攻城公又以先鋒擊南門喊聲震天肉薄登陴城中寂然無應者公以身帥先麾旗進兵賊埋伏女堞鏡矢齊發迅若風雨公顧視後軍不繼車梯未至獨策而出催督兵車回身疾馳向城門施力時雨雪淖泥車重軸折公棄車麾軍曰今日之事吾心已定矣他陳已矣吾麾下

有退者斬遂直前斬關關幾破忽飛丸中額墮馬張
髯角撫長槍愈欲起躬而前口不絕叱賊聲既絕猶
張拳努眼如搏賊狀復以矢及易棺殮經屢日而顏
色不變凜凜有生氣敗書聞 上爲之慘悼特 贈
三道統制使 命旌其門閭治喪及窆悉自官庀且
命度支給需趨公未葬延忠壯公謚仍 命賜祭于
戰地又以敗賊之日築壇以祀公及并時死事五義
士豎穹碑紀績後定人立祠于五峯山下特 賜恩
額曰表節

之急出萬死不顧一生赴難而踐言豈不誠忠壯肖
孫哉或有謂公不量強弱輕身而嘗賊譬諸暴虎憑
河爲斯言者眞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者
也當是時列陳玩寇觀望成敗不敢向定城發一矢
而惟公提身合之衆不滿數百倡起諸屯每戰先登
鼓動義氣斬關滅城而救兵不至未卒其功然已自
辨一死死不旋踵因公殉國而關西之人始知有親
上死長之義白慶翰韓浩運許沆諸義士奮身効命
蹈白刃如樂地風聲動天不月而廓清殊氛豈非公
一死之功爲之先唱乎若是者詎可云不謀無成不

懼必敗乎公平生喜誦忠武侯一表嘯唏久之人莫測其意出師未捷其身先死者曠世一致其亦知幾而相感乎且忠義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國家之元氣自固 聖朝所以表旌而崇報者爲國家萬世計詎不休哉

宋將軍傳 丙午

宋將軍廣州人也逸其名 寧陵銳意復雪求力士於國中有能舉千斤者 命道臣驛遣之久而無應者諸路以爲憂將軍備於本州之功曹功曹出自州言之將軍乃指庭隅石曰彼亦千斤重耶曰然將軍

舉擲於地若無物然功曹大驚入告于官召試之良然乃上之府府洗沐具善衣駟騎官供待如使星送之京 上方試射禁苑急 召入蓬髮顰面一農丁爾然試其力如道臣狀辭 上賜食甚豐數夫輦至將軍立啗而盡 上益奇之冠之於前 賜第金虎門外出宮婢與婚亟 命畀邑銓曹以其未習民事請姑試諸邊堡 上可之除北路鎮將距京師數千里 上常念之 賜予相續行且召之已亥 上遽昇遐將軍聞 諱音號擗棄印符星夜獨馳至 闕門伏哭淚盡而血其妻亦感 孝廟恩渥 禮陟之

日自縊而切北兵使以棄鎮逃狀請梟示廷議亦請
依律 顯廟原其忠而釋之將軍遂無所於歸飄轉
客龍仁破笠喫襦乞丐爲命每值 寧陵諱辰獨入
溪山中痛哭終日語及 先王常嗚咽失聲鄉人見
其骨幹壯甚於人猶稱以宋將軍遇則釀飯與之觀
其啖若狼虎狀以爲笑樂將軍處獨涕泣如不欲生
不復娶後不知所終

梅山居士曰 孝廟閱天壤之翻覆至痛在心勵志
薪膽寤寐英豪蒐羅巖穴舉國而聽之又興鼓鼙之
息選士養兵克壯厥猷而才堪將略則授之以禦侮

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是所謂持天地鬼神之心
盡股肱羽翼之用者也如宋將軍者亦被知遇將以
引關蹶張用底成績而 弓劍遽遺大業罔終至令
賤女茹痛自殺愚夫飲恨自廢是可驗 盛德之入
人深也苟使將軍戮力於遼薊風霜則有死之榮而
無生之辱也審矣詎但投石拔距絕于等倫之爲勇
哉

上東民傳庚辰

上東民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姓氏居寧越府之上棗
面故以上東民名或稱勸農云 端廟之巽位于越也烈

焰燔天人皆惴惴若及於禍或爲上王心惻而掉
棧不敢近獨有上東民一人迎勞于清冷浦常具肴
蔬時果進之自浦而移御于賓館其人輒走謁于
梅竹樓下樓在賓館之東卽今之子規樓也每趁市
日至莫之或闕一日又向邑到炭釜谷或云連上
故名其地端廟乘白馬騰蹕而臨其人驚怪伏謁
曰聖遭浦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而取路此地乎上顧謂曰
予向太白山而去其人解苞而獻山果上曰今也
則不可食其人拜辭到德浦始聞上昇遐失聲號
痛如不欲生過十數里口不絕哭聲氣俱竭而死卽

丁丑十月二十四日也嗚呼非斯人之忠何能致白
日之顯靈乎忠者一其心而靡他故乃克感通如
此且不期死事而死不要殉國而殉臣主同日并
命亦可異焉古所云難至而節見者豈若人之謂乎
天德山人曰君臣之義天性也不以親疎貴賤而有
所加損是以野人快炙背美芹子而獻之於其君故
曰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從古殉節之士
不出於世胄華閥而必在草野疏逖不識何狀之
人人性之善豈係于世類哉皇朝壬午之役樵夫
耘麥葛衣翁補鍋匠之屬或死或生各自靖獻與方

遜志鐵鉉景清諸公同歸一揆而又加難矣今上東
民者卽絕峽之一蚩氓耳 天門萬里莫識 君面
及 翠華東巡始知爲吾 君油然生愛戴之心排
日薦獻自殫純誠斯已奇矣而及聞變故痛心號絕
致命而後已忠烈秋霜精貫天日可以激清風而勵
薄俗於不休哉凡明熊魚之取舍者身歿而名著不
朽于千劫以故烈士殉名而不悔斯人也并與名姓
而無傳磨滅而不記惜哉然其死也卽天理所自然
非有爲而爲者豈欲舍生立命以施于後世哉吾事
自了何與人之知不知乎彼以名湮滅不稱爲悲者

詎非淺量哉與 明朝之樵夫耘安曠世一轍其同
歸於泯然無跡者彌見其爲眞忠也余遊 莊陵有
老宿年踰九耄者爲說當日事歎歎煩醒如不能自
勝而輒稱 端廟謂吾主上是則未曾納觀風軒一
拜者也然而猶如此始知 端廟至德之沁入人心
者若斯其深且遠是孰爲而爲之哉彼賣國賭利陷
厥辟於淫禍然後爲快者視此兩人何如哉

姜瓖傳 癸巳

往哲云忠臣之門節義世出此其有所本非一朝可
襲取也然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許敬宗李

義甫姦臣也敬宗之孫遠義甫之子湛以忠義聞秦
檜之二孫亦立懂於宋季是所謂不係世類歟天啓
己未姜弘立應 天朝徵兵以元帥入深河降于虜
丁卯引虜爲導熯成虜棄弘立而去始弘立之出師
也母鄭氏年八十餘揮涕嚙臂曰汝家世受國恩幸
勿墜家聲莫以老婦之故而有他心也及歸叔父綱
叱曰汝不念嫂氏臨別之言乎何面目上父母邱墓
弘立愧赧死不忠不孝凶國禍家真狗彘不食其餘
者也然而有子瑗可異焉

姜瑗弘立庶子也能文章善騎射生年十三值深河
之變痛父喪義日夕號隕如不欲生三十而不娶常
激昂自誓曰虜吾讐也當飲其頭誠其耳以雪吾父
之恥丁丑之役佐幕平安兵營隨節度使柳琳禦虜
于金化之栢田厲氣先登不旋踵而死人莫不悲之
贊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故曰戰陣無勇非孝也
姜瑗恥父之惡常思致命以滌之竟捐軀以殉國家
之難率德改行用遂其志洵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
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非若人之云乎

朴燁傳 甲午

朴燁字叔夜潘南人文康公紹之曾孫叅奉東豪之

子也燁生而聰穎絕倫出語輒驚人祖應川嘗夜呼
燈命燁賦詩應口而對曰燈入房中夜出外又從隣
兒遊崔公有源第值其出大書壁上曰主人山上山
客子口中口崔公歸問羣童皆畏不敢對燁曰吾所
爲也崔公見詩而心許及聞以實對益奇之稍長豪
橫不羈狎侮諸少年出其右者諸少年讐伏無敢抗
焉母病革燁進指血而甦壬辰倭寇至人皆鳥獸竄
燁負祖母避兵備經危難旁救親族得免於亂時
天朝將士久駐我境見燁嫺華語且善屬文每有酬
唱嘖嘖稱賞至撤所乘俾赴試圍丁酉登文科典職

內外功庸皆興及從事于統制營始統帥閱武或數
十日未能卒事時吏又請期燁曰今日須早閱會飲
統帥笑曰此大事也未嘗聞旬日而畢者何言之易
燁曰請爲公日中而畢且從公遊統帥許之燁令諸
軍列戰艦洋中從艦上各露兵刃向外乃自從飛船
舉砲而出序列而閱其利鈍已令出弓弩以待舉砲
不數遭而事已訖果日中而返倏忽如神一營大驚
自是遂相踵爲故事云記性絕人一見能終身不忘
以量田使赴湖南有問州縣田畝多寡與其主名占
等高下者輒應對如響遂雜取田籍以問亦不錯一

字人皆驚服爲咸鏡南道兵使見城池矮陋闕而大之不踰月而告完形勢壯偉屹然爲關塞保障及爲平山亦諷形勝築城 時命進秩又爲平壤成川義州三邑以黃海兵使陞平安道觀察使燁莅西土最久令行禁止遠近伏其威及爲方伯見關西爲朝天孔道民物殷盛又與女真接壤俗桀驁有與建虜闌出入爲中訶者重以 國家新去亂上下苟幸姑息以故邊郡無備尤不可爲於是益息振刷凡有規畫鑿鑿中竅吏不能售奸每號令嚴峻遇事風生一路股栗 皇朝人亦聞其治行每見我人輒曰使朴燁

久於此爾國無西顧之憂云燁按道六載爲治如一日於是名聲益著虜相戒不敢近塞時光海政亂至有金墉之變燁痛惋輒形于色曰觀李爾瞻所爲終必篡奪而後已吾不可以坐視至欲募人往刺之及爾瞻以僮使至燁往瞻所適有母告子不孝者燁遂致其子於庭曰母子天性也人而不知愛其親卽王法所不容自有天地以來不知母而得保首領者惟爾瞻一人天下豈有兩爾瞻哉卽置之法左右莫不震慄爾瞻亦俛首愕眙然卒不敢有聲也壬戌建虜將謀東搶屯兵於江北燁亦擁兵而前虜問知爲燁

乃曰吾爲遊獵而至耳遂引去神於譏訶虜動靜虛實無不洞曉常若目擊或潛取虜酋紅兜飾金而還之虜以爲神終燁之世不復逞其志癸亥 仁祖反正時內亂甫靖而衆志危疑諸勳臣謂燁之夫人與廢主爲姻親不能無私於廢主又慮威名太盛乃曰燁用法殘酷威制西路今不置辟恐有他虞有若變生於肘掖以濫殺爲罪竟 賜死時都元帥韓浚謙開府中和 命元帥發甲兵捕燁韓公曰叔夜豈待甲騎而死者哉燁聞變不動見元帥傳令始下庭受命而猶不知時事已改謂金吾郎曰願聞罪名而死

郎爲言改玉燁歎曰諸功臣忍致我於此極耶臨刑使人謂其妻曰吾故無罪今所以至此者殆以夫人故耳又取管餉錢穀簿使遣元帥營蓋慮身沒而有所乾沒也遂促令繫頸引索而絕金蓋國代爲觀察使許民報仇於是怨家羣起構變無不至韓公見錢穀簿流涕曰爲國家任事如叔夜而亦不免於禍乎遂誅首亂者朝廷聞之亦罪蓋國而許其歸葬始燁見金昇平塗贈紅氈與油瓢甚富昇平未解其意及舉義日割紅氈爲標信用油瓢備士卒禦渴燁已知有靖社之舉可異焉被禍前夜遊營下之法首橋有

詩云一路關西伯千年法首橋知應今夜月長作可
憐宵蓋讖也

外史氏曰昏朝敦倫舉一世靡然和附居廢主姻戚
者尤先意逢惡惟恐或緩而燁不惟不投合時論又
嫉之如仇讎至面斥爾瞻而極矣不究其情實直以
形跡疑似而置大辟是豈 聖祖本意哉金昇平諸
人恐不得辭其責也嚴酷嗜殺固所以招禍而嚴酷
者豈盡死罪哉功足以掩過而不盡其用惜哉燁死
後五年而有丁卯之亂又十一年有丁丑之亂虜騎
長驅民莫敢格人皆謂若使朴觀察在者豈有是哉

閱二百載而一國之口同豈有所私而然哉當時有
蔣童子者隱於市肆聞燁殺死歎曰此盜之招也慨
惋屢日云是所謂乃壞萬里長城者歟曾謂元勳之
謀國反不若市肆之童子乎

兵使楊公傳 丙午

楊治清州人其先出關西夫子震曾祖起隨魯國公
主東來封上黨伯祖之壽贊成父天震判戶曹三世
俱選清白吏公業韎韐仕至兵馬節度使 端廟初
服見皇甫金鄭三相臣被禍卽棄官遯于抱川山中
及 端廟遜位每月朔朝着公服東向越中淚下如

雨 端廟昇遐歔歔煩冤如不欲生不出山門以終
身有詩云世事茫然已白頭千年遺恨子規樓築名
武勇今何用但願歸從六鬼啾又云菊委霜降日松
落歲寒時物色猶多變吾心斷不移仍號退隱此其
所以志也俞忠穆公應孚曾居抱川縣南之漠洞一
鄉髦士卽遺墟設壇祭之以楊公追配祝曰菊委松
凋丹心未移東風灑淚彼美之思是爲紀實云
梅山居士曰 莊 光之世抗義自靖遜世長往至
沒世而無悶者苟非豪傑之士信道篤而取義深者
亦何以與此哉成朴六臣判熊魚之取舍死非得已

金南六臣與鹿豕而爲羣生非所欲慷慨從容之間
所行不同而皆出於至誠惻怛如楊公者卽生六臣
之流而無愧爲楊嬪之從叔且處俞忠穆之鄉而配
侑於忠穆所以殷之三人各得其本心而同歸於仁
者歟

孝子吳公

載能 傳 壬辰

孝子吳公載能字伯奮海州人統制使瑛之子也性
於孝父母意所向必先捷承無毫髮違者有弟孩夜
輒啼以攬母睡公每置孩袴褶中以止其啼母以安
寢父患阿睹公廢應舉專心救護十年如一日室雖

閨未嘗呼燈有呼者泣曰吾輩自朝至暮無非明時
顧不耐暫時昏乃促燈求明乎父又患痢息西真二
瓜懼妨疾不進後遂終身不食二瓜父歿毀瘠幾不
能全送終盡禮祭必七日齊夫日沐浴具冠服跪坐
終日躬視具饜必極蠲潔哀隕號絕若喪之初母性
嚴酷公自爲嬰兒戲供母怡悅以見笑爲度母多疾
病公屏絕人事頃暫不離側衣時其寒燠味適其酸
醎一日屢更衣易饌而服勤不差夜帶數十年亦不
告疲母一嗽蹶起奉壺母一動急出整屨夜必躬爇
恐非時起婢侍怨歸於親也凡係承奉雖甚病不委

子弟雖鄙事不任僕御每侍食母和菜公亦和菜母
澆水公亦澆水已雖所嗜母不食亦不食其所不嗜
母食亦食常讀醫書試刀圭以待疾曠月不交睫母
憂之使之退退亦坐軒達曙執厠諭辨色驗味汲汲
如不及有所得輒獻悉其所欲用子孫婢使厚其所
愛居恆祗知有父母不知有厥躬故四十髮盡白六
十而愈不怠母曰孝哉吾兒人雖有十子疇若吾兒
之所爲乎朝廷高其行授 寢郎人勸之仕則曰有
二弟皆專城足養吾何忍曠吾母側一謝而遞母以
天年終皓首爲孺子泣吐血無數及至葬天大寒侍

樞達宵哭不絕聲病益瘳將絕猶言上食何晚也及
曙聲在喉曰朝哭何遲也遂卒母服末期也母待子
婦少恩婦不嫌于母心則不與婦語底豫而后已母
不與子婦食公懷餅而投之不貽母惡名婦積憂而
死亂子煩冤號咷公戒之曰汝靡我不生汝何忍賊
我子不敢哭云是所謂不別立則不強制行而身與
孝爲一者耶公師事貞菴閔文簡公沈潛經訓鑽研
名理晚好廣巖朴公聖源所著敦孝錄禮疑類輯遂
沒身誦法又爲之續輯以行于世焉公雖至行根天
而獲親有道薰染有素則學問之功亦不可誣也卽

其日用彝倫之間上濬而爲追報旁達而爲友愛者
不可勝書而孝爲大節故士林舉其行于朝 旌其
閭曰孝子之門

贊曰余家南山之下尋公舊隱維石巖巖蒼松冠列
此公所以自號友松也惟公精靈赫赫在松石間想
見其爲人曠世而猶然况相去之不遠乎低回久之
不能去歸述其傳用敘其愛慕云

金庾彥傳 己酉

金庾彥字君實江陵人移居德源之忠谷祖益濱以
孝 旌閭父致基亦以醇謹稱庾彥視短口吃形貌

不揚而生稟至性於父母有深愛稍長好學尊信經傳如神明治功令業旋去之曰富貴人之所欲所貴乎富貴者以其博濟也委巷之士下帷窮經者獨善其身而止耳慨然有志於陶朱之業力田畜殖數年致貨財歎曰寧負於富毋負於貧寧負於生毋負於死汲汲於匍匐視踈屬如至親診氣孔熾親黨鄉隣皆閉門塞路而獨冒風雨犯昏黑問病哭死如渴赴泉而身卒無恙人謂神明之力云平生所瘞殭屍暴骨殆不勝數推及於微物忌鷹蜂之家憎罟獲之事虞禽網獸涸鱗困介見必放生其存心仁愛如此所

居不蔽風日衣不完采食無滋味而喜施惠急人之難甚於己私嫉惡如仇讎見善如己出人多噉點而不恤也有膂力能舉半千斤而不少槩見重信義有朋托妻子遠遊而客死其妻去堂嘗爲之愍惻幾乎成疾師事慶州崔一心至誠服勤自任身後之責及師沒克踐前言薦芥苾禁樵牧務盡志力曰吾死後必不逮生前將營墓田用圖永遠有偷葬於師塚之傍者要其緩頰願爲之置田辭曰毀吾師之屋以供吾師是豈可忍乎久爭不得乃私掘其潛埋者自見就繫人有言講解之道者乃曰犯科被勘理之常也

惡可倖追囹圄桎梏備歷痛毒而處之恬然赴謫富
寧風土荒寒人不堪苦而視若樂地苟非報生以死
死生不易之苦心亦何以與此哉妻李氏全州人生
有淑德及嫁善事舅姑克殫誠力鄉隣咸稱孝子之
門孝婦出焉及庾彥北遷爲夫師墓禁護祀享如庾
彥在時昔之儉葬者甌庾彥遠謫復爲潛埋李氏謂
二子曰乃翁昨年以犯掘被竄絕塞歲未暮而彼人
更爲肆凶詎可晏然而已乎乃翁旣爲師抵罪汝曹
當爲父所當爲爲父爲師其義一也携二子往直犯
厥塚其人知不可回終自移窆先是庾彥有友托妻

子遠遊不返者李氏曰妾聞朋友處五倫之一君子
旣盡分於師友妾豈不忠所以順志乎推衣食以養
其家眷待友人之歸焉

梅山居士曰師生之倫與君親班而學絕教乖識斯
義者歎矣以故逢蒙反射邢恕寢皮其所以賊害世
教者幾致天壤易處嗚呼可忍言哉金庾彥之於崔
一心未必是傳道授業如古升堂入室之類而其爲
師盡倫者無愧於往哲焉昔有營壻負土服斬居廬
者而末有不顧性命用全塚宅如庾彥之爲者也且
其妻李氏爲其夫致誠於師友至今潛埋者自掘是

豈苟然哉夫孝弟爲仁之本而庾彥世篤至行行滿
家庭故其所孚感於妻孥者乃爾也程子曰信者無
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易曰天下雷行物
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庾彥其有聞於斯義歟愚平
生樂道人之善常恐草萊之間或有一善之遺者聞
庾彥行治不勝其愛慕力疾立傳用警世之不盡分
於尊師者

清溪朱公小傳 己酉

朱潛字景陶號清溪朱文公會孫也文公先生仲子
塋生四子鉅銓鐸銓鉅又有四子淵洽潛濟潛克紹

家傳杜門行義爲髦士師法見權臣執命主和誤國
無復修攘之義居恒鬱悒忍痛一日讀論語欲居九
夷章燥然興感呼門弟子誡之曰海外青邱箕聖攸
封而素稱其禮壤吾屬可居携葉公濟趙昶陳祖舜
周世顯劉應奎陶成河七人浮海而東送者悽歎歌
曰採西山之薇酌東海之水以餞有往無來之行云
舟泊錦城仍居焉元人聞宋朝遺民多出東國使高
麗押送上都於是大索諸道公變名積德自羅州逃
隱綾城之考亭里又值三別抄之亂遂移龍潭之仁
夫里綾羅間故老指點其遺墟曰華人朱學士所居

云元人將征日本督高麗造戰船又使採金民不堪
命王遣公之孫悅如元書陳利害時公弟濟隨宋恭
帝在元見悅朝服行禮歎曰自我播遷混於左袵不
圖今日復見舊儀問知其爲清溪之孫大加敬異相
對涕泣恨不隨兄東出又有朱指南者 正宗辛亥
隨使行入燕時寶謨閣試藝諸學士有朱學年文公
二十五世孫也移席執手曰君才氣旣如此姓又同
我我世譜所謂東出清溪公無乃爾祖指南曰然學
年又言世譜有曰先祖諱濟隨宋恭帝在元見朱悅
而知爲清溪公之孫云

梅山居士曰清溪公避地東來未幾天地翻覆宋祚
屋社江南民物舉皆殘滅於干戈腥羶之中幸而免
者且椎髻左袵蒙汗辱苟全公之子孫能以衣冠祀
其先人不失中華禮義之風文公家禮於是焉在可
驗公明理知幾其事甚奇信以傳疑疑以傳信者久
矣旣載東史補遺及宋秘書閣日記竹泉金文清公
文集又有云公依唐本記述文公行狀而清溪公潛
當宋季與七學士東出卽宋寧宗嘉定年間也後學
呂履道錄唐本記卽 皇明益藩所刊君臣圖鑑也
是可以考信而 正廟下教若曰貴哉朱之爲姓雲

谷武夷以地名之近而尊尚况朱姓窮天地亘萬古
凡有血氣者孰不愛尊仍 命其後孫蠲役古語云
衆言殺亂折諸聖 正廟聖人也惟當埃百不惑然
則詎可與孔氏之東來者差殊觀哉

進士徐錫麟傳 丁酉

徐錫麟達城人治公車業早成進士以行義聞於一
路與浮屠希有善希有亦以戒律名嘗與之偕行天
曠失路入深谷中卽盜藪也盜欲奪錫麟衣希有曰
毋不聞彥陽徐進士乎盜羅拜曰然乎若徐進士吾
不敢也師可奪衣錫麟曰止此乃希有大師也盜又

嗟歎曰聞師名久矣吾又何敢遂護出洞外一日錫
麟令家僮買瓜僮向市路傷有橐而無主視之乃錢
數十緡也遂守橐不去日且暝橐主不見僮泣過者
曰何泣也僮曰吾守此橐橐主不出橐不可橐瓜不
可買是以泣耳過者感其言芻求橐主主得之大喜
厚謝僮遺厥錢半僮不受遂買瓜而去其潔行之孚
感者如此豈不誠高士哉崔天翼與海吏族也能文
章與錫麟善錫麟死詩以挽之曰里僮亦化先生義
山盜猶知處士名乃紀實也余夙從著菴翁公聞其
事甚悉追述爲傳用警于言行矛盾者

丁希泰禮山人性於孝親濟割指失血過多毀瘡以終身又好禮教學醫原人氣血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通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尤妙契脈理施調百藥往往奇中焉志氣骯髒雖被權貴所邀致棘棘不阿論病外不交一語及選爲內醫鄙首醫康命吉爲人不加禮數命吉援內局故例以責之希泰曰故例豈其盡是乎以故診 上候議藥多奏効 正廟稔識其精於術累欲施賞而命吉輒媒孽其短不盡其用然亦不少降志怨尤不形于辭下僚皆躋崇資佩郡符

丁希泰傳 王寅

而視之若浼當世賢士大夫待之如朋友而亦無驕矜色李公述源嘗邁癘瀕危希泰時持被內院乞暇其僚僚不肯希泰請棄官往救提舉服其義不許去任任其所欲爲希泰卽赴李公所殫誠療治賴以回甦并時如醇菴吳公及胤子寧齋老洲兩賢皆愛好無已君善鑑衡人物嘗贊寧齋爲當世第一流好讀書尤工於易破屋數間不蔽風雨而兀然手一卷書聲若出金石著易說師心自得不苟從傳義老洲吳公勸其先讀四書然後研易君篤信其言而以老未窮四書名理爲恨焉居恒蔬糲不繼每公會同僚傳

餐勸以綺饌而不下箸有崔生者供役于地部與貢
員爭訟度支長被先入之嘆終不可回其人告閤于
君君卽造度支所爲言明公之智孰與子產而能免
其方之見欺乎度支長驚謝而立改之崔生往遺以
千金希泰笑而却之曰吾之爲汝謀者以直而見屈
耳汝待長者不當乃爾更勿見我崔生不敢復言時
舉家饑臥而不易其介如此是所云志士不忘溝壑
者歟余與金公宗善許君爲人曰醫流中儒者金公
曰何許儒者乃能及斯人乎余嘗謂君曰君沒後當
爲之立傳君笑曰願無可傳之實而亦不願傳後及

君患背瘡却藥不服余往問病君執手云人事到此
了無怛化意勉以藥治竟不聽而死時年七十餘士
大夫莫不悼惜爭致賻以庀喪

梅山居士曰閭巷之人欲修行立名者往往有所爲
而爲不純乎天理希泰讀書懷獨行君子之義而不
苟合當世終身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者誠無愧季
次原憲而二人者皆親炙聖師長貧賤不改其操固
也希泰天分甚高不待砥礪而自然中度聳施一世
莫不稱贊而忘情於名譽是爲難耳苟聞君子之大
道則不止爲醫師之良惜哉然古人云醫者非仁愛

不可托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賈
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可謂良醫希秦有焉

愍貞嬪楊氏傳 丙午

楊氏者清州人縣監景之女贊成事之壽其曾祖也
世宗朝選入後宮封惠嬪舉三子漢南君琰壽春君
玠永豐君瑒辛酉 顯德王后誕 端宗于東宮九
日而薨 世宗擇嬪御中賢者 命楊氏保養 元
孫楊氏戮力調護致謹其飲食起居 元孫生有聖
德而楊氏養正之功多焉時 世宗 文宗相繼昇
遐宗英布列 國勢危疑而惠嬪隨幾應變衛安

聖躬者靡極不至至乙亥 世祖受禪納傳國璽惠
嬪據理喻之曰玉璽國之重寶 先王有訓非 世
子世孫不傳吾雖死璽不可出即日被後 命永豐
君以雲劍入侍同時就死漢南君謫咸陽丁丑與錦
城君謀復 上王事泄被禍 肅宗癸巳 命封惠
嬪墓而失其處 正宗辛亥 賜惠嬪諡曰愍貞
御製脩文曰嗟惟楊氏昔年阿保譽著周嬪功邁漢
姆歲丁柔兆禍延椒闈二子并逝六臣同歸異代湯
母女中毅仁鶻啼古樓春返新壇義起千秋禮廢諸
賢尊惟六宮祀豈一體往事敢言愴懷采摯禮舉易

名惟愍及貞錫以中心匪由太常爰命造版俾延其
祀事若待今恩實曠古仔官致祭庶歆斯侑又謚漢
南曰貞悼永豐曰貞愍配食于 莊陵忠臣壇
梅山居士曰嬪處 英陵貫魚之列用教九御盡內
宰之職受阿保之任輔養 元孫形神俱竭而不弛
其勞終能秉義守經於桑海賀遷之際於乎烈哉婦
人性柔疚怵於禍福牽制於子姓不自主張者多矣
如嬪者遭遇 光廟亦可以安富尊榮而祇知有
端廟不知有己子子母同日并命而不悔是所云天
地變化我得其正者歟孤忠炳朗與日月爭光是可

以歸拜 英陵而無愧也 英陵內治之盛則哲之
明於是焉可見矣逮 健陵之世顯忠遂良發潛闡
幽 賜諡致侑又配食嬪二子于 莊陵屈伸顯晦
自有其時是可驗天道報施也然苟非嬪滿腔熱血
不朽於化碧亦何以致此哉

李烈女傳

庚戌

烈婦李氏良家子也爲灘隱金忠簡公副室昏朝金
墉之變收議于百僚時忠簡公不參庭請托疾在家
將獻議李氏在傍曰此事係關三綱不宜草率急走
人潛谷邀文貞公文貞公卽忠簡公再從孫也李氏

躬進筆硯于文貞公曰此人臣効死之日公必精思
盡意以明大義忠簡公與文貞商確成文既獻配江
界後移務安李氏隨謫所行險數千里備經佗條而
安之若命西宮讎變訛言傳播謂大妃已不幸公
痛哭終日仍廢寢餐務安倅卒弘立有時候問李氏
在洞房間勸食腆摯語弘立曰吾公已定一死於義
宜然公勿強勗弘立嗟歎而去忠簡公竟卒于謫李
氏治喪盡禮隨柩而還于平丘語族戚曰吾公以此
時死死得其正何以慰爲遂自裁從葬忠簡公兆次
用遺願也

梅山居士曰姆師酒食之議女功纂組之繁茂蘋藻
之雅訓協沼沚之芳猷是爲古昔哲媛之行而未聞
勸夫子以成仁取義在齊體猶然况賤妾乎梁鶯鶴
林寔勞我心詩人亦嘗云爾而其能全節而下殉者
且鮮矣如李氏者未必敦詩習禮而服君子之教實
見得是非所樹立如此豈不誠千古綠衣中一人哉
夫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經守死而不變斯可
謂之義故曰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得之不
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其視利害禍福如
波濤之於巨石亦惟循吾義而已忠簡公有焉以至

廢食而死未可謂過於忠者也李氏之勉君子致命遂志者比忠簡公又加難焉因之決性命下從九原用畢志願詎不是知終終之可以存義者耶

趙烈女傳 癸丑

趙烈女任實縣玉田人私奴金覺妻也有懿行爲鄉隣所豔稱其夫上柿樹摘柿子躡足墮地嘔血而殞烈女懷孕四朔見其夫頃刻命絕吮血號天卽夜自裁同日而并窆時家君知縣厚庀葬需仍報其事于道伯用請 旌表

贊曰婦女殉夫如天崩而地壞其理固也然而下從者鮮矣或有之而近則朞月遠則三年未聞如趙烈女之當日并命者也趙烈女下邑奴隸人之婦也目不見詩禮耳不聞理義不知終身不改之爲常經况夫死而死乎氣義攸感沒性命於造次是所謂慷慨殺身者歟烈哉烈哉

妓瓊春傳 庚辰

余讀禮之儒行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覈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如此者責之於儒行尙云其難况于女子乎又况于賤娼乎以賤娼而有此行則至難得也至

可貴也卽其居無苟合動不悖度挺操而罔屈虞亂
而非汙則真烈女也豈不賢於誦法詩禮之女士哉
余遊粵中到錦障江上讀瓊春碑仍得其事甚詳可
異焉其傳曰瓊春寧越妓也有色而美爲知府李萬
恢所愛及去春以初許身秉節無貳後知府之客見
而悅之威怵而利疚之欲奪志乃已春終不聽屢被
箠楚腳爲流血知竟不可免一日盛服入言笑自若
曰儻蒙數日寬暇當調護病喘惟命之從其人驚喜
而許之翌朝往展其父墓諶也歸爲諸弟櫛髮偕往
錦江上石壁壁峭絕下臨深淵歌數闕泣下霑裳悲

恨不自勝給諸弟使去卽翻身投水而死壬辰歲之
十月也時春年十六家人奔往拯之有物隱映於衣
襟拆而視之乃李知府筆也嗚呼烈哉是所謂女爲
悅已者死耶所謂見死不愛其守者非耶

天德山人曰昔 端廟陟方于越也宮人咸殉節于
錦水致命遂志凜凜有生氣名其地曰彰烈巖卽祀
于傍曰愍忠祠瓊春亦死于其側聞其風而作者歎
抑氣義相孚曠世而同歸歟世皆視媚妓以鶉鶻不
復以人理處之是在位者之責耳豈媚妓之性然哉
誨淫而譏其不貞是猶強酒而惡醉豈人其入之道

乎瓊春自知不夏二夫之爲烈而能辦大節如此詎
不尤難哉是爲出於淤泥而不染者耶天道貴信地
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春屬下邑賤籍其年纔
過笄耳未嘗養廉恥修禮教而乃信乃貞克自樹立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古今尊卑之殊者彌可見於
此矣越妓傳習其俗不底淫辟至今多守一而不貳
有蓬萊月者被試官李應奎一顧十年守身矢死靡
他知府酷刑以脅之猶不改其操卽不死之瓊春也
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丁丑紫袖之烈有以啓之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雜錄

詩書不言理字惟見于易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又曰察乎地理并無一字訓詁至說卦傳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義始釋之曰
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理之得名條理之謂
隨事而析其條理是爲窮理也孟子始言理義之悅
我心則認理爲善荀况不苟篇亦曰誠心行義則理
理則明况知理之爲善而不知性之純善其將分性
與理而二之乎惜哉

陽精之宗積而成身陰精之宗積而成象兔蛤孔雀
聞雷而孕象聞雷而花其牙犀見月而紋其角皆是
感應而然非惟物也人亦然氣化者專稟天地之氣
而形化者男女構精天地之氣亦爲之感應而成人
也稟天地之正氣多而受父母之氣少者舜禹是已
有父讐鯀而爲聖人也稟天地之游氣多而受父母
之氣少者朱均是已有父堯舜而不肖也

聖人主理釋氏主氣不惟釋氏凡異端百家之流咸
主乎氣認氣爲理故其流之弊至於惑世誣民充塞
仁義氣之本豈惡哉任其雜糅不齊而靡所準則故
流而爲惡耳

尙氣節者易致麤豪工文章者多歸浮誇二者皆妨
於造道是爲古今所通患也聶雙江困辨錄有云氣
節文章二家是學者二魔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
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
有爲於世斯言痛切可作徇名忌實者之戒
德者才之體才者德之用無德而有才卽無體之用
何所行而能周何所施而克利乎甚則凶國禍家吁
亦可怕也哉

文生於質質匹則非文才生於德德喪則非才

體用一也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而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分體用而二之也老聃無其用是無體也孟子有其用是有體也體用俱全所以爲聖人而康節祇許其用無亦淺知孟子乎苟志於道則不違爲模擬假借模擬假借者皆僞也揚雄述太玄法言用做易論語龜山所謂誑後學是也王仲淹一生僭擬孔子中說續經亦做論語詩書晦翁所謂小兒豎屋無容改評揚王俱未聞道見識甚卑不識孔聖地位之不可襲取六經文字之不可復作祇見其愚妄也若至許穆則名其稿曰記言亦

出於模擬論語駭哉

紫陽之學一傳爲黃文肅再傳爲何北山三傳爲王文憲四傳爲金文安五傳爲許文懿金許兩賢以有宋遺民畢生自靖於鐵木之世六傳爲宋文憲值大明之中天贊一初之制作其功亦躋矣七傳爲方正學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是爲朱子正學之所究竟也古所謂詩禮發塚者即以假借經術行凶作惡如椎埋者之爲也揚雄劉歆之失節喪軀馬融王安石之戕賢害正其不爲詩禮發塚者幾希得志則流毒餘

烈靡有紀極讀書者知所以戒之哉

學術之偏正關世教之汗隆 皇明中葉以還王守仁湛若水輩爲邪說之嚆矢喙喙爭鳴猖狂恣睢以致夷狄之亂是所謂凶國禍家也清人入主中國以尊信朱子爲治法之第一義諱用此爲賺得英雄之術以毛奇齡之工訶朱子罪其人而毀其書厥享國數百年卽是崇獎正學之功也近來有所謂阮元者以吹鳧宋儒爲宗旨其所著述無復倫理又有汪中者著所云述學譏斥孔聖無所不至是何異於詬天罵日哉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天覆地載

無不尊親古往今來詖淫邪遁亦復何限而猶不敢向孔子刺貶至汪中而靡所忌憚世界方入長夜僂是天壤易處而造妖捏怪至於斯極幾何不人類消盡也虜運將窮故致妖孽之先見耶

古人云神仙造化之賊霸術王道之賊黨論國家之賊文弊政教之賊而黨論有陰陽淑慝忠逆邪正之分小人之黨不可有戕賢毒正馴致於凶國禍家君子之黨不可無矜式標準馴致於尊主庇民何可混稱黨論之賊國哉

漢議之初歐陽公引喪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交

謂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皇伯者卽不辨不貳本之義而云爾非要其追崇私親迎合君心也韓魏公嘗謂歐爲天下文章故於斯禮也惟歐說是信至欲尊濮王爲皇考卽見不到耳其心豈欲與璵萼輩同歸哉然見譏於馬范兩賢宜哉溫公議中言政府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斯言痛切不可易也然溫公爲作魏公祠堂記稱其有大功於社稷爲神祇所相佑知其心斷斷無他故不嫌其誤禮也

韓歐蘇三公俱不真識孔孟故韓退之并稱孟荀而曰二儒者優入聖域其讀荀文則曰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猶在軻雄之間又并稱孔墨而曰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又曰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此外種種醜差莫之勝說若至歐陽公則以繫辭爲經師所作以性謂非所先而東坡謂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以配孟子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未知所配者何道所達者何事韓則雖云因文入道而可謂望道而未之見况體道乎歐陽則本領猶不及韓而蘇之贊美幾於聖人

其曰論大道似韓愈者亦過矣不惟不知孔孟地位亦不知韓歐分數其見之誤至於認武王以非聖人而認荀彧以聖人之徒苟不聞道雖以三子者之文章而其蔑識如此况其下者乎

司馬涑水不信鄒聖至著疑孟而涑水之子公休爲哲宗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宜覽觀至爲孟子節解以進劉器之平生喜讀孟子剛大不枉之氣得於是書苟其得正則不苟徇父師者乃爾如是者方可爲永世法也今人謂出於父師不計其是非得失惟紹述是務往往彰前人之愆而增後世之譏曷

不以馬劉兩公爲則哉

康節著經世書題曰堯夫呈堯夫作無名公傳問于天地天地不對此便是把弄上天而以天自處也程子之譏以無禮不恭卽以此也花潭贊其所著曰見到千聖不盡傳之地頭勿令中失可傳之後學遍諸華夷知東方有學者出自信太過其言不讓與康節同兩賢皆由數而入道故同一證情歟蓋主理者順理而安行故其辭遜主數者任氣而自用故其辭誇陸象山天質粹美嗜慾不行歷選并世軼與倫比而闊略問學多欠見識尚論人物全無準則有曰李白

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陶杜謂之近道則可矣
謂之志道則未也至若李白贊永王璘叛逆可忍以
志道許之乎又記王介甫祠堂曰掃俗學之凡陋振
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介甫之
毀經亂道執拗誤國固不免萬世之罪人可忍贊美
以聖人乎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非子靜之謂乎
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純厚二字下得甚
真不純則雜糅不厚則淺薄薄且雜者何所於妙契
俯仰乎終古聖神多少制作莫不本之純厚

經世史云孫權襲荊州關羽死之康節扶抑之意凜

然乎其間綱目獲羽斬之四字不能無憾惜乎不從
經世筆而襲通鑑文也經世云建成元吉作亂秦王
世民誅之幾與通鑑諸葛入寇同科綱目則曰秦王
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此爲得正也以兩賢明
睿眼中宐無遁理而善惡之易見者猶不免得失乃
爾儘乎尚論古人之難也

作史要有翦裁而宋史齟齬繁碎全欠權衡殆不成
義例脫脫輩所作爲宐其然也 皇明太祖設局改
纂命宋濂摠裁以濂之竄而其事遂已惜哉有王者
作必舉 皇朝未遑之典也所謂遼金史亦與宋史

同出於脫脫尤無體裁更正宋史者當附遼金於載
紀如晉書五胡之例用存華夷之大分
乾隆著 皇明綱目不與弘光隆武永曆三帝以正
統又著通鑑輯覽而於德祐以下三帝亦如此在宋
乃爾者所以爲刊去 明三帝正統之張本也宋明
雖皇輿敗績國步播遷而中華之正統則自在也詎
可以輸黃圖於戎虜而甘自處於屋簷自娛乎乾隆
不知用夷變華之爲罪居然以春秋之處吳楚者處
宋明天下萬世豈肯信其筆而不辨華夷之大分哉
老酋其亦無忌憚之甚者哉

歷代稱天下戶口爲近世最則亂亡輒隨之如隋文
帝時天下戶口歲增以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衣食
不給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至闕左藏院以受
之宋徽宗時戶口之盛載籍所未有吾東光海君在
位十六年無一歲告歉而三君者滅身覆國不在於
其子則在其躬卽所謂死於安樂也驕泰以失之者
塗轍相尋而會莫之戒哀哉世以屢豐爲光海之讎
以其自絕于天天不警告也隋宋亦莫不然可但光
海乃爾哉

凡出而需世者做說不相侔以時勢然也始終條理

如合符契者惟韓信諸葛武侯兩人耳韓信拜將之日已陳傳檄馘項之策及舉兵東出遂定三秦以成帝業諸葛武侯亦舉荊益之圖於三顧之日及出草廬竟如其計英雄皆知時識勢故其所以揣摩一世者非閒商量也前哲許張子房以了債人而如韓葛者亦可謂不負其言也

子龍辭成都田宅引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云而曰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其諫東征則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先滅魏則吳自服其見識力量非關張所逮抑亦有所受於先缺乎

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馬遷所謂拘羑里演周易似出於此而至云孔子危而作春秋詩三百賢聖發憤之所爲作則謬矣陳蔡之危在將赴楚聘之時時則孔子六十三歲也哀公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而作春秋時則孔子七十一歲也史記卽有所據春秋之作何嘗因陳蔡之危而馬遷云爾何哉詩之二南被文王之化得性情之正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至若雅頌卽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和而莊寬而密雅之變者亦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

爲而出於忠厚惻怛陳善閉邪之意何嘗發憤而作耶發憤則已失性情之正豈所謂息無邪者耶以史記繼春秋自擬於孔子而適會奇禍以就極刑故必援古聖賢之遭變事者以其著書謂皆因憂患而作以方於已事而全爽其實不覺其驅率而附會是亦文人習氣而幾何不歸於無忌憚之科乎左邱國語孫子兵法亦未必在失明贖脚之後且呂覽之成不韋懸諸咸陽市上有增損一字者與千金何曾在遷蜀之餘乎

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一句語允爲守經之正論萬世不可易者也非伊川不敢道得而其不容於朝者卽以此耳以宣仁之聖而不能容伊川明良際遇若斯其難乎若使司馬公而在者必應上告下諭不致狼狽去國也宣仁后爲蘇孔輩所誤者當爲簾政之累惜哉惜哉

王安石雅愛馮道唐子方面駁曰道爲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君茲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已矣苟爲安人則雖失節喪義爲狗彘之行亦可爲歟使安石而處馮道之地則其必做馮道也審矣何其沒見識乃爾也宐其傳法護

神於惇京馴致亾宋而後已也

薛文清貢舉於建文之世而從政于永樂之朝佔畢齋之於光廟亦爾揆以出處之義恐欠得正是爲責備之意也

三代之禮嗣王卽位在先君喪後翌年故自從卽位爲元年是爲正經也後世則以爲危疑之際易致覬覦嗣位不可淹遲而亦當待成服如本朝典禮已矣宋英宗崩神宗當日卽阼當是時天下晏如亦無近宗嫌逼而君崩之日卽行嗣位之禮者恐非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蓋是宋朝邦禮而終不能釐整者

竊有憾於羣賢也西漢高祖惠文之崩嗣皇皆葬而後卽位斯爲得正也景帝之喪武帝當日卽位繼是以往惟先帝棄羣臣之日卽儲君纂大寶之辰承誤襲謬以汔于宋明茲乃景帝短喪之所爲致而武帝亦安得逃其罪哉神宗卽阼之翌日赦固已大失而翌日以所生日爲同天節者亦非山陵前所可爲者惜乎韓歐諸公之不能引君當道也

天王大漸嗣子侍疾卽天理人情之所當然非直防非常之變也李唐諸君死於宦寺之手任將神器臨時與奪以致門生座主之目而極矣趙宋亦不法姬

周之顧命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
曾公亮亟告韓琦欲止召太子韓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通變乃爾真社
稷之臣也迨寧宗憑几亦不許濟王侍疾至使史彌
遠肆凶於易樹宰相賢如韓琦則授受得正惡如彌
遠則儲嗣不保是爲王家之所宜識戒也

宋理宗爲史彌遠所擁立非寧宗遺命也雖云建白
太后太后爲彌遠所脅制非太后本意也濟王無失
德故寧宗不易樹寧宗只知有濟王不知有理宗太
后何敢擅自廢立乎然則理宗之立非篡而篡也真

西山處賓師之位與建成之王魏不倫固無爲濟王
自靖之義但理宗不可事也不當事而事是爲失身
惜乎西山之息不及此也力請褒恤不容而去恐未
足以贖愆退溪稱以大賢所爲衆人固不識無乃過
與而太怨乎傅伯成楊簡獨被召不至此時出處當
以兩人爲正耳

周世宗改年號顯德而殂其歲被宋太祖篡奪宋至
帝纍而亡年號德祐也顯德之符應乃爾可見天道
之好還也

亾國之事非一而外戚宦官爲禍最酷焉 皇明祖

訓不許母后臨朝故外戚不敢用事冲辟當宁任教
刑臣壞弄天綱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四兇終致亾
國而後已鑑戒 皇明者未知如何處之可得時措
之宜也賢士大夫朝夕左右則庶無宦戚之禍而每
患疎遠輒被近君者所制命操縱與奪惟其所欲所
謂士夫者聽進退於其手而恬不知恥嗚呼尚忍言
哉

章陵追崇之論權承旨濤始以爲是而終恐爲清議
所棄爭執不已此先病而後瘳者也李聖求始欲守
經終恐見忤 上意甲戌祔廟迎合而取大拜此先

貞而後黷者也士當以保晚爲正

權號東溪
世居丹城

軒車命德之器也古者宗英儀賓雖躋崇班亦不敢
張軒鄭東溟詩長安道上騎驢客不是東陽卽錦陽
錦陽東陽不乘輅故騎驢近世則妙少駙馬皆乘軒
輅命車之褻越乃爾亦可以觀世道也

英廟愛養元元至誠格天臨門痛哭變通良役減一
匹之布蠲寺婢之貢公私賤之俱從毋役皆可以祈
天永命者也但均役設施出自趙顯命洪啓禧 英
廟嘗曰當觀兩人子孫之榮枯兩家果俱亾可認均
役之爲生民切骨之冤也兩人者不善對揚仰副誠

民之至意惜哉

從魚有龜從孫擊玩 英廟東宮時下札若曰余叨
此位以來夙夜憂懼不遑寧處幸蒙 聖上眷愛感
戴罔極不意今者宦官女侍輩從中作梗欺蔽日月
之明而手握造化之權方欲屠戮 先朝舊臣其將
不已國不爲國 宗社亦危矣以 聖上至仁至孝
豈意其如此而所可痛者此輩用事罔有紀極 兩
殿何以知之卿亦何以知之哉三百年 祖宗社稷
將亾於此輩之手興言至此寧不痛哭小子一身雖
不足恤仰念 先王在天之靈則卿必痛泣以 慈

聖過慎之意此等大事決難裁處不敢仰達而所恃
者惟卿何以則奉 三殿而以致太平 宗社亦得
安保乎小子一身專托於卿臨紙臆塞不能成說須
以一字答云云又有一札若曰卽承問札展讀未半
不覺失聲痛泣噫余之一身固不足惜其於 宗社
國事何言念及此寧欲溘然而無聞嗚呼 國舅爲
國丹心余豈不知而若言善策事係余身焉敢發口
乎 國舅之濫量見此而知十餘不須多言手戰心
撓不能成樣公其恕量焉公若爲國扶 宗社善達
而處之之外無他道理云云羣兇交結宦妾謀廢

東宮百計誣逼 英廟將不保儲位危急存亡迫在
呼吸故告悶於魚有龜者如此此時事可以仰想讀
此兩札而不下淚者真無人心者也余特傳寫一本
用警爲 元陵臣子而忘辛壬義理者

君使臣以禮故士之報禮重而 明朝熹宗之世兇
宦執 國命廷杖賢士大夫繫鎖鑊嬰桎梏以致五
毒備極而死是爲載籍所未有之大變然而爲 明
朝殉節之多亦曠古之所創聞也卽 神皇豢養之
恩 毅宗拊循之効有以致之歟近檢唐史玄宗與
宰相擬勘廣州都督裴佖先之罪張說曰臣聞刑不

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厲廉恥也故士可殺不
可辱臣向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三品有微功其罪
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事
往不可復追佖先詎可復蹈前失乎張嘉貞不悅說
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
及吾輩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後夷州
刺史楊濬坐贓當死玄宗命杖六十流古州裴耀卿
以爲沒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
施諸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二公此論見識卓絕且其
言仁厚故爲君上所服從豈不爲爲人君臣者所宐

取法乎 明朝士大夫無一人諫斯事俾君上不知以禮義廉恥待士 邦命中絕未必不由於此也 本朝有杖法亦有杖笞收贖之典栗谷先生已言于朝而尚襲其謬何由痛革俾士大夫尊禮養廉乎 本朝有三件事曠絕千世者陪臣爲天子死三學士諸賢是也朝紳爲 母后死已巳三忠是也門生爲師死宋石谷是也是則三代宋明之所未有者所以爲君子之國而可以藉手而拜聖哲者也

宗汝霖降山東盜累十萬匡復汴京而高宗終不渡河岳鵬舉破兀朮兵累百萬重恢中原而高宗必殺乃已徽欽有必可還之勢而或恐其歸者爲慮讓國而失位也以故稱臣稱子於不共戴天之讎虜而甘心焉卽無父無君之人也徽欽見拘於會寧之五國城建炎三年高麗入貢高宗謂輔臣曰麗使將至聞上皇遣內臣宮人各二人來一喜一悲呂頤浩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此數人雖至高麗必不肯令來乃詔止之仍不怠所以通問可謂無人理者也 許衡劉因生長中土而罔識華夷之大分服事胡元是之謂失身也以其非事二姓故先儒祇斥以失身而失身者喪義名節掃盡是亦失節已矣有明羣儒

不惟不加闕廟愛敬尊慕靡極不至薛敬軒則曰視
富貴如浮雲魯齋其人又曰魯齋朱子後一人繼朱
子之統又曰善學孔子真仕止久速氣象又曰出處
合乎聖賢之道又曰劉靜修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
不興起足以廉頑立懦有鳳翔千仞氣象羅整菴則
曰魯齋學行平正篤實有功於斯文魯齋似曾子靜
修似子路高梁溪則曰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
見南子意思同其所贊美一何盛也薛高則直與孔
子并稱貽辱聖人亦大矣其見識不自歸於無忌
憚之科非直爲月朝之無準也敬軒決科於永樂之

世不知失身之爲辱與許劉輩殊塗同歸宜尙論人
物之乃爾也終明之世道術爲天下裂馴致夷狄之
禍三代民庶盡化犬羊衣冠文物盡蒙腥臊推極召
亂之本則薛高諸公恐不得辭其責耳

天子華夷之所共尊也以故淵勒之於懷愍女真之
於徽欽也先之於英宗亦不敢直加弑逆而弘光
隆武永曆三皇俱被弑於清虜自有夷狄以來所未
有之大變也罪大惡極固覆載之所不容也

徐乾學以皇朝世闕甘作康熙親臣而覲面不知
失身之恥者也四海九州都是左衽惟吾東獨保三

代衣冠而乾學勸康熙薙髮東人必欲使一線微陽
消滅乃已是豈可忍乎真胡種子也所著讀禮通攷
非不博洽而禮豈爲其用哉亦非所謂媚家之讀禮
者乎以何顏對乃舅顧亭林乎

康熙自謂尊慕朱子壹遵其名理而及編古文淵鑑
班蜀漢於三國而反置曹魏之下與綱目義例相反
李光地輩不知所以正之未知華夷之辨故亦迷漢
賊之分而然歟

李光地罔識華夷之大分自誇不世之遭逢其所詣
媚靡極不至老不謝事偃僕龍庭固不免後世之唾

罵而其答劉國昌書勸其叛 明歸虜至云令貴君
臣服其黼鬯賓于王家非區區亦莫肯擔負也所謂
王家卽清人也已雖不能倡義討賊忍令 皇朝君
臣屈膝投降乎渠亦 皇明化育中物是豈可忍乎
身化爲戎犴喪真性至於斯極其所云讀書研理亦
何爲哉

中州士大夫之服事龍庭者請復漢衣冠疏堆公車
而清人以祖訓所載而不許至以元魏之忘本促亡
爲藉口之資亦可見坐在裏許終不免并蛙海蟲也
五胡猾夏亾不旋踵而獨元魏享國近二百七十年

之久者以進於中國也苟使清人革夷虜之陋復漢
明之舊則窮山絕海終身自靖者亦或有于于而來
者當爲清人延祚之道 皇明遺黎之憤懣欲死者
非直以思明薙髮故也清人之膠守不改者不亦愚
且妄乎

清人卽女真部落中最卑賤者故其地雖屬于 皇
明而其酋長受我 朝職名得嘉善通政等告身則
感戴稱謝纔十年而爲丁卯之講和又十年而爲丁
丑之下城從古夷狄之暴起暴貴未有如清虜者宜
其暴亾而厥享國二百年天覆地載盡入版籍是亦

開闢后所創聞者茲豈天道之常哉氣數推敝至於
斯極是所云理外之理歟

節義之盛莫京於 皇明壬午爲建文死者以萬計
方孝孺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被戮者
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司中
之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董鏞之逮姻親死者二百
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之徒多則三族
少則一族殆不可勝摟而皆視死如歸湛宗而不恤
甲申下從 毅皇者范景文等二十七人弘光隆武
永曆三朝卿士立懂者三千五百三十七人士民効

節者一千七百二十八人薙髮令下全家死者亦不
記其數卽載籍所未有也蓋太祖創業殺宗殉
社俱得其正故上行下効捷於影響是所謂風草之
偃也然派本而論之則程朱倡明正學章君臣父子
之倫知親上事長之義以致然耳

天下之勢離則合合則離是爲天地之氣數也自元
人統一區宇歷明清近六百年至清人而天覆地載
盡入版籍是亦開闢後所創有也今焉道光殂而虜
運窮矣行將見蒙古闖入如金元之相承縱令中國
有若明太祖者作其能廓清腥穢混一九域亦未

可知其勢必如東晉南宋陰盛陽微理爲氣掩不知
何時可復堯舜三代之舊嗚呼天亦何心哉

黎遂丘 明末義士也甲申后佯狂自晦嘗題詩燕
京之琉璃廠曰平生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
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絃逍遙行樂二十
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九遷大雪國恥銘
燕然老夫鬚眉圖凌烟結屋花國臨酒泉名儒俠客
列四筵等閒詩賦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其所以
寓意者澁可以不言而喻也李正觀稚舒入燕而見
此詩聞遂立本末於艾暢而傳誦如此

皇明得國之正當與兩漢匹美而亾國之正非直兩漢之所不及卽載籍以來所創有者也蓋其宮闈之內世無慙德故不秘實錄不禁野史是亦歷代之所未聞國亾君死守經而不貳者亦原於閨門內行之真正爲帝王者所宜師法也

余每以陪臣祭天子謂無可稽則金在晉明叔以爲明社旣屋四海九州盡化爲戎惟吾邦獨保漢官威儀而崇奉皇朝出於至誠大明乾坤長臨左海則是遺民非陪臣也皇朝存則當云陪臣皇朝亡則卽是遺民以遺民而祀舊君豈爲無稽乎斯言

得正

從古帝王家女子之下嫁而能盡孝敬者尠矣至寧陵諸貴主盡禮於舅姑爲所天下從者惟有成廟朝清寧尉韓景琰妻恭慎翁主英廟朝月城尉金漢蓋妻和順翁主而已亦可驗聖朝身教之正也

金竹泉自少砥礪名行靡所放忽嘗步出時天雨路泥光城津送鞍馬雨具竹泉徒行而歸光城問何爲不乘不衣竹泉曰繡鞍紬衫不宜於士子光城愧嘆不已其高識雅操已見於此矣有如此本領故能自

樹立乃爾也

金氏家法甚正光城兄弟致位崇顯之後猶式日嘗謁於叔父光南公服事如奴僕親執盥帨是爲沙翁詩禮之傳當爲士大夫軌範

歸樂堂性剛嚴教陶菴以義方不少饒假一日陶菴慈母閔夫人買餅以食之歸樂堂不悅遂不勸課閔夫人問其故歸樂堂曰餽小兒以沽餅則習熟日儉何以成人乎數亦無益故不爲也閔夫人推謝不已陶菴天分才氣固已卓絕而得於父兄之教亦多呂榮公有云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

豈不信哉

夏材後妻未知爲誰家女而始爲婢於黑山島終又處絞絞時金吾下隸欲牽出沙場其女嚴辭拒之曰雖爲罪人吾是士夫詎可被牽於汝輩乎吾手可斷不可見執於隸也躬自結絞雍容就死島人稱述不已云其子爲奴珠島居囹圄門側捫屨爲生口不道鄙俚之談坐必危跪接人恭謹一毫不以非義干人人皆愛而矜之得官婢生一子教諭諄諄曰吾家雖至此境豈可行非理之事以辱祖先乎其妹幼齡分配羅州長爲常賤之妻家力稍優製新衣一襲送助

於渠則輒涕泣而取火焚之戒勿更通夏材雖狂逆失性自致凶禍而其家世傳詩禮故其妻子之守貞乃爾是可以見世類也

伊川與康節同里巷三十年而一言不及數恐不若明道之聞說甚熟推算而旋忘此等處政伊川所云不及家兄者也康節嘗語其子曰張巡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互相攻併爲退之所貶凡托伊川說議吾爲數學者子孫勿辨亦可見康節度量也邵伯溫尊信伊川靡存芥滯是爲述先志而然耳後世之輒托先故而修隙嫌怨不戢者視程邵事能不愧殺乎

漢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知儒學之爲何事至惠帝始除挾書之律因之黃老于文景卽高帝不事詩書之所致然也武帝作首舉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又推轂趙綰招延申公雖緣竇太后不悅儒術以致不承權輿而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有功於聖門者大矣苟非然者大經大法終於亾滅壞亂縱欲區區修補亦不可得耳其窮心志之欲極耳目之娛者幾蹈亡秦之轍而始皇以焚經坑儒而亾武帝以崇儒重道而興以延邦命再絕而再續皆武帝之力也黨錮諸賢趨死不避

雖云光武明章之烈而不有武帝闢異端明正學則何以知名節之爲貴而趨舍之得正哉世教之汚隆國祚之脩短咸係於儒道之興替爲人上者知所以鑑戒哉

流俗之視儒學如仇讎覓疵索垢靡所不至其所以害世教者有甚於異端在吾道爲較下之堯戎朱子嘗云必革三十年科舉可以興復中原甚言其弊也不革科舉則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夔伊傅周召之爲臣亦無如之何矣詩賦取士出於楊廣糊封出於武曌舍三古鄉舉里選之正法而膠守

楊廣武曌之所爲者不知其何說也

西京之初用人以孝悌力田故治道尙質靡所虛假文景之世幾致刑措者殆以此也

節嗜慾者方節用度故治家則曰謹身節用道國則曰節用愛民匹庶不節於用則辭受無度帝王不節於用則掊剋無量是爲古今上下之所志戒者也昔任昉仕宦潔清不治產業俸入恆散親交然時人譏其多乞貸以惠人所謂徒取彼以與此也此孔子所以不直微生高之乞隣也魏冰叔有云有名進士饋遺門生故舊篤厚而所負人輒萬餘金先君嘗戒諸

子曰先輩云結新恩不如賞舊債不足學也斯言得正蓋曲意徇物掠美市恩非君子之常行也近世居官者專事苞苴取用公物舉無限量以致無色無遭吏民俱殘國將空虛言之痛哭程子云聖人於一芥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者豈不信哉
光武昭烈再造漢室而俱是景帝之後景帝皇后太子無罪廢易而夫婦父子之義絕鼂錯周亞夫以無罪死而君臣之義乖刻薄任數詐力御下應無德厚流光可以垂裕後昆然而乃爾者即文帝寬厚恭儉利澤普施之所爲致也

典略漢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爲論者所譏按史謂緄爲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彧亦舉孝廉人稱其爲王佐才而父子羨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聖賢獨不畏傅公明乎然則非龍也乃鱗也非王佐也乃庸奴也其甘心於阿瞞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是以君子慎之此出於風月堂雜識其言痛切若使李光地見之其將以爲如何

張曲江雅言女不私人可以爲婦士不苟進可以爲

臣是可爲不易之經訓而自己科名在武曌之世不免失身則行不掩其言惜哉姚宋韓張俱是開元賢輔而不恥出身之不正習俗之污人乃爾哉張茂則嘗請諸名公啜茶看畫諸公皆往獨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或有以伊川此事爲隘是不知伊川也張茂則宦者也焉有君子而赴寺人之招乎謝以不能於畫茶者卽托辭也是所謂不惡而嚴者也三淵亦以伊川不啜茶不觀畫似没人情者恐未詳茂則之不可接而云爾耳王驩嬖臣也孟子未嘗與言行事况刑餘之賤乎

端廟之遜位于越也畿內民庶至欲輸納田租于越中竹山之人至今有傳說者亦可驗不死之人心也芝所黃公素講節義在雲峯日聞仁祖改紀掛綿布於賓館柱而待之時權公淫以葵樹察訪爲撥反正消息往雲峯黃公喜曰吾將報於君君來幸矣權公曰何事也黃公曰卽聞國家已亾云吾方自縊而死生之際不使聞知舊恐成遺恨故要見君也權公曰聞國亡而死是義也而死生亦大矣得其詳而死未爲晚也黃公淺察迨順之辨果不死後黃公竟辨大節非一朝襲取可見於此矣權公遂庵曾祖也

已巳 仁顯聖母之異位也陽谷諸賢諫而死而章甫猶伏闕號哭至有諸武士議疏籲天是則歷代之所未有也有沈季良者請治諸武士之議疏者是豈可忍乎時午人乘軒者過 聖母所處私第而不下市童爭投石大罵曰彼其之子豈不知我 中宮在是乎秉彝之所同得在於巷豎而不在於所謂士夫是與半日廷請而止者均是無母之類也午人中能不喪名義者惟李後定李東標數人而已

元陵初服辛壬羣兇充滿朝著危疑萬端而李公義淵應 旨抗疏首討諸賊誣君不道之罪竟致羣枉畢伸國是大定其功亦豈哉片言無傷於 景廟而為鳳輝輩所撲殺視死如歸安之若命奇哉奇哉崔奎瑞年譜曰李義淵托以儒疏誣辱 景廟公尤不安於一日在京誣辱二字即是脅持之辭要為羣兇自脫之計亦見其無忌憚之甚也

遂初堂權公怵 明陵已巳登第唱榜於 仁顯聖母遜位之日拜其婦翁蘇月洲斗山蘇公閉門不見權公惶悶莫知其故使人叩問則蘇公曰吾所期望者何如而乃於 坤位罔極之日有此出身之舉是豈士君子立揚之時乎不許入即此故也權公大覺

其非跪門外請罪曰既聞命矣繼自今更不出脚自請其身爲平生究竟法蘇公始許納拜切責書遂初堂三字以贈權公畢生佩服官至副提學而不復着帽克保晚節用扶世教其所自致甚盛而月洲有以啓之也曾無君子斯焉取斯云者詎不信哉

趙泰萬痛其弟泰億之爲逆黨一日赴羣少之會大叱曰汝輩爲逆則當自爲之何爲誘吾弟謀逆乎其徒羣起憤罵而不恤也嘗故犯夜禁被捉送人于泰億所呼其小字曰汝兄在囚急來見救泰億知其兄所爲提燈護還云及二憂堂被禍入廟痛哭曰一人

爲忠則一人爲逆逆指泰耆泰億忠指二憂堂也以侍直持被常常號泣 英廟在春邸知其爲泰萬而心異之兇徒惡之竟致汰去

任敵之死非其罪故志士齋恨彌久而彌淡昔有一高士鞶囊中有血染之痕人問其故答云此是義士任敵之血其爲人所感服者如此此與蜀人藏蓑弘之血顏魯公舐廬奕之血同出於苦心也

鄭日煥染跡戚里同受其敗固清論所不與而以元子宮僚屬入參講筵講罷 正廟宣飯于講學廳鄭辭曰臣外臣也不敢當內饌 上申諭曰以舊宮

僚之誼特爲賜饋何苦辭乃爾鄭對曰臣有常祿不敢食賜飯終不進信齋尹公以諭善同席受賜尹公責鄭曰君何每事異於衆也吾之所食君則不食其可乎鄭曰諭善與僚屬差殊諭善在所不辭僚屬在所必辭兩相不下云此事亦足可稱也

南秋江請復 昭陵疏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讀此疏而不下淚者真無人心者也其曰丙子歲羣奸煽亂驚動中外幾傾我社稷已而相繼伏誅芟刈殆盡云云與爲六臣立傳以數寸之管扶義氣於一髮者指意不倫抑將說及餘禍所及 昭陵見廢故爲此權

宐之辭歟何遣辭之不少顧藉也梅月翁卽秋江知己文字之出應與之商確而靡所裁擇何哉不如此將無以感回 宸心歟終不能無憾於秉法義之地也

楊榮言侍上讀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黃也至再三問對曰本黃未知是否如是爲言可也人臣事君當言卽言曷可依違苟且乃爾平榮也工於謀身猶恐忤旨其顧瞻計較呢嘗脂韋至於此極宐其狗彘其行也如此者可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貞陵 莊陵之追復卽天經人彝之所不容已而李

景奭南九萬強生崖異於獻議者是乃常情之外李則出於意見之汗下南則識足以及此而故爲携貳自歸於背馳名義之科者何哉弘光之世追復建文景泰二帝至加廟號者是爲南渡後第一事功有足以祈天永命者也南若以此事爲身擒國亡之資斧者然何其言之無倫乃爾哉農巖所云悻悻不仁恐無容改評也

明朝張總戎誠子詩曰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繁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吹草運去田園水搏沙寄語兒曹須努力各人尋箇活生涯活生涯卽文行也張是何許人而詩教警絕沒身於名利窠臼知進而不知退者當書此詩爲座右銘

王世貞文章固不善爲有明大家而亦是古文之贗者不免爲韓歐之罪人也嵬然自大處韓歐於壇坫之下亦見其愚且妄也至若義理則殆不辨名目而強解理氣其異乎癡人說夢者幾希又以陽明謂真識心性詆毀宋儒靡所忌憚祇見其可哀也

崔簡易居恒藉錦而坐擊牛而食曰我身葆至寶不容不自重是爲文人習氣而欠見識之致也龜峯雖

過自尊大未嘗發若箇說話學與不學奚翅較三十里哉
肅廟朝有司試士出題擬宋高宗通問北塞詔鄭壽浚居魁而其文哀痛惻怛欲令人感涕起高宗而讀之則能不靦面乎高宗卽壽浚之罪人也世以高宗之忘親事讎歸罪於秦檜而檜覩得高宗之心逢惡而致然耳三淵過五國城賦詩云江左英雄千百輩終無寸策使生還其言警絕而縱有千百英雄其奈手足無措何哉陸務觀詩百萬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真可以泣鬼神也

汾隄申文肅公特立獨行玩世自娛有若遊方之外者亦可謂風流人豪也詩又俊逸多可誦及病革壺谷南公來訪申公問曰聞公近編箕雅云亦載我詩否南公曰未也申公曰吾嘗自嶺藩載一梅而歸有詩云短短寒梅樹相隨度嶺來不知人已病猶向枕邊開南公朗吟不已歸載箕雅

尼尹門徒有毀尤翁文章於尼尹座上者尹曰不然吾嘗在傍見其出十餘家狀而述碑誌各出機軸一氣呵成令人口呿尼尹向尤翁索垢覓疵靡所不至而猶不敢譏斥文章其亦可謂公心歟

朴世堂息辨錄事後爲賦蠹魚詩曰蠹魚身向卷中
生食字年多眼乍明畢竟物微誰見許祇應長負毀
經名卽自况也霽月堂宋公作詩而辨之曰蠹雖食
盡經中字本旨何曾毀一毫寄語世間迷路士早歸
無作陸王曹斯義真正使朴而見之能不頽有泚乎
肅廟戊寅己卯間大飢崔錫鼎以時相請粟于清人
時海州士人全萬舉作詩云聞道燕山粟東輸五萬
斛莫饋海西民首陽薇蕨綠其后海州士子受清聖
廟碑文于崔錫鼎粟谷傍孫斗翼題碑文之背曰公
之祖納拜於龍骨大軍前是豈叩馬之義乎且公請

粟於燕京是豈不食周粟之義乎若用此文則二子
之靈必不安於冥冥之中故茲還送錫鼎大憲稱李
公以狂妄李公集經傳中者字自稱八者翁是亦奇
士此兩事之出於海州者亦可驗栗翁遺風餘韻之
不泯也

近俗粗解文理者見前輩文稿不會作者義諦而輒
稱無足觀片言以了之衣服成器猶不宜苟訾况往
哲遺唾乎伊川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言行當取其長論著亦豈無舍短取長者而不少顧
藉抹撥乃已者非有德者之事也

回回國人有詩云釋言極樂在天上道說蓬萊住海中惟有孔門真實地面前無處不春風能知宗孔氏而斥道佛其言極醇并世陳王之徒滔滔是聃竺傳法其不得罪於斯人者幾希恨不進斯人於中國而喚醒迷塗也姓名無傳惜哉

權陽村文章經術并世之所罕儔所著禮記淺見錄及入學圖說亦多可取麗末國初能說得及此者惟有陽村苟從圃隱殉國亦當并享文廟而終致白晝陽村談義理世間何處不生賢之句惜哉惜哉慕齋納拜於陽村影幘圭菴則不拜慕齋非不渾厚而恐不及於圭菴之直截也

東岳李公傷痛祖芑之戕賢毒正當息蓋愆每赴人宴集進先而退後或恐座上說及乃祖事也及尹慶州將謁晦齋書院入玉山洞門晦齋庶孫之居院傍者皆徒跣而迎之曰城主不可入吾祖祠院東岳亦徒跣而謝之抱廟碑而泣碑銘卽高峯筆而誅芑者也東岳自言如可改此碑雖題各院僕之槩亦不敢辭也仍修葺院宇及故宅靡不用誠余嘗遊玉山晦齋之後孫道斯事甚悉東岳之賢真不係世類者也滄海力士姓名太平廣記稱黎明西漢演義稱黎黑

未知孰是而出於吾東之江陵者其事尤奇當與張良并傳不朽於天下萬世者也

洪啓能之暴屍也禍色彌天人皆掉臂惟李公聖模散財募人收殮而埋之云其篤於故舊不爲死生禍福所動者如此此真金石之交也竟以啓能切友流竄北塞是皆國榮所媒孽也

徐德修被禍門戶蕩覆孤寡漂泊鄉外時禍色燔穹水火不通生者饑餓瀕死忽有持飯羹置門外不告而去者其家畏怖亦不敢出應久而後進食如是者屢賴而不死後跟其來者則乃陶菴所使爲也是亦求仁中一事而無所爲而爲者也

鄭康成七十四歲爲袁紹所強迫到元城卒於軍中曹操至謂鄭康成爲袁紹行酒伏地氣絕用作聲討袁紹之資斧行酒一節未可準信然康成之不能自重致誤晚節不可但爲小德出入也顧亭林論斯事而曰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是可以喚醒千古也如亭林者洵行掩其言者也李延平先生赴汪應辰之辟亦卒於所館者揆以責備之義恐欠正終之道然未宜與康成一視而并稱也

陸宣公本領甚正濟之以經濟之才極醇無雜卽是諸葛孔明後所未有者非直爲全唐第一人物而已但所事非所遇不克盡其才且處謫畏讒紙集鑿方而止苟使著經國之文必應精密周遍裨補世教惜哉惜哉

明道嘗舉不雜者三人而司馬君實居其一焉不雜云者不染於禪也溫公雅言佛者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以溫公之嚴於闢佛而猶承襲不經習俗之難變乃爾乎陸象山知荆門上元當設醮乃誦洪範錫福章以代之曷不自從設醮而去之乎設醮至宋而極盛經程朱大賢而猶莫之革抑亦不能自專而然歟

富鄭公身都將相三達俱尊而晚年居洛爲邵堯夫所激發其所尊信無異父師嘗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以年則富高於邵者數十歲而屈己虛心者如此可見其心量也富公入羣猶書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八字以自警其亦有得於邵子歟其視今人挾年位藐視儒者者何如哉

眞西山固是紫陽後大儒尊慕紫陽靡極不至而又或云象山先生闡明大道其贊述楊簡袁燮亦或有

檢方集
太過分數者蓋西山素性溫厚和平祇知崇奉前輩而不事樹幟偏袒然恐有欠於扶抑軒輊之義此其所以失身於理宗歟

黃山谷有云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務博常不盡意不純迄無全功斯言也當爲爲學之真諒

吳澄贊朱子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曾恢廓海闊天高此兩句善形容朱子氣象述朱子像贊者多矣未有若斯其真切者也澄論朱門末學之弊而偏重於尊德性其載於心經篇末者不免伊蒲塞氣味而

其稱述朱子則乃爾蓋其人頗有英氣見處或高人而自用亦太過以致失洛建之尺度失節而不知悔惜哉

王伯安輩天資過高故不涉階級專務凌躐其言或不無超越透悟者而咸從靈覺虛蕩中說出來卽是佛經註解與洛建平實門路一切相反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陳白沙比陽明差近平實而不知主靜以持敬以靜中養出端倪爲學問之義諦以靜而失靜同歸於虛蕩與陽明胡叫亂攘靡所忌憚縱或差殊其爲正路

之榛蕪則均也

清儒中學術醇正者無如陸隴其湯斌熊賜履三人而近古又有朱止泉澤潯篤信朱子禦侮之嚴亦出苦血而著書太少立論太略恐靡足以抗衡毛甡輩亂賊之勢然邪正之判亦豈係於多寡哉

河西退溪并世交契甚敦河西贈詩至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而乙巳後出處殊塗河西則終身自靖退溪則黽俛進取河西對土亭說與退溪事爲之慨惜土亭拜退溪而道之退溪憮然若不自容亦可驗受善之量也

栗谷以甲申正月十六日卒海州人士每逢是日如奉親諱以至婦女皆食素不用是日嫁娶久而猶然是則終古聖賢之所未有者也

沙溪夙負盛望名實純粹白洲李公問於乃翁月沙曰苟於生者求可以從享文廟者誰可爲也月沙曰其惟金鐵原乎沙溪又嘗參釋菜周旋進退自中規度泮僕相顧贊歎曰如此者後必躋文廟之享竟如其言

國朝道學至退栗而始闡禮則猶微矣沙溪出而創用專門之功所論邦禮契小宗不可合大宗之旨可

以有辭于天下後世且問解備要輯覽等書發揮禮
教有裨於世教當爲吾東之周公
癸亥反正功臣皆出於沙溪門下而沙溪子孫宗族
無一人與者亦可驗沙溪盛德也
重峯知倭寇必動 宗社邱墟持斧伏關必要感悟
君心至九死而不恤是爲時中或以爲過於忠者是
不知時者也

元相斗杓與聞癸亥 反正之謀往拜梧里李公于
仰德里時李公遜荒在野不許迎接元公力請入謁
止宿于側而自言睡性不穩常發狂譫夜枕若夢囈
而曰主德日昏天命人心咸歸於 綾陽君如是者
三李公聽若不聞元相夙興而日夜枕應作譫言仍
告歸李公曰更不向他所說斯事也李公因元相而
已知有撥亂之舉特無所勸沮也 仁祖改玉後人
心危疑不知順逆之辨及李公造朝民志始底定若
是者真社稷之臣也
仁祖反正後旅軒被敦迫赴 召及登對仰問 殿
下叅聞反正事乎 仁祖商量而答之似若與知者
然旅軒驚曰呀嗟呀嗟蓋與知不與知是係善利之
界分故其言乃爾亦可驗明理之功也

慎齋嘗出入荆園終日跪坐與在家時無異亦不以得失動心如此者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也
尤翁嘗臨餐將進河豚湯聞尼尹言至下箸而却之曰理到之言不可不從又嘗止宿龍仁邑倅具一行夕飯金厚齋獨不食尤翁問故厚齋曰與本倅素昧無食其食之義尤翁曰吾亦素昧且此私行見君之不食吾亦無可食之義遂却食是可見取人爲善豈淺量所敢議到哉

尤翁胤子修屋於蘇堤或有言其稍大者尤翁曰吾孫習繁衍非小屋所可容房室不得不增廣從容誠責胤子卽父隱子過之義也

尤翁自耽羅被拿涉層溟冒炎熱氣息如縷而猶力疾作文谷墓銘筆力奇壯議論峻正當爲碑誌中冠冕斯已奇矣而臨命告訣書畢必斂筆納管而後進藥其學問功成於此細節亦可見也

朴公泰輔以尹宣舉外孫製儒疏對辨而語逼睡翁尤翁常所痛惋及己巳 坤宮之巽位也朴公諫而死尤翁聞而歎之曰倫常賴以不墜命孫疇錫自己文字中語及朴公者皆刪去蓋爲其殉國而忌嫌褒賞者乃爾

同春嚴於淑慝之辨嘗觀朱書節要亟取刀割去黃
俊良所著跋文又與尹宣舉說及寒岡癸丑疏而大
有未安者尹曰一時時勢之論豈得盡違同春日時
論何可苟從如此者方爲不易之言尤翁所云溫厚
和平之中自有正直剛大之氣者真知德也
同春御家有度而亦不遺微細夜則必躬檢門扃鎖
鑰其慎密如此當爲後人所法也
李處士晉茂許穆之友也隱居熊淵之上許穆當國
勸之仕李遺書云終南素多荆棘芝蘭豈安其性遂
終身不出亦潑藏不市之人也

遂菴承華陽衣鉢故聞華陽之風而作者皆登黃江
之門且遂菴惇德純行孚感髦譽彬彬多成材寔近
世儒門之所未有也有若韓南塘李巍巖蔡鳳巖李
華巖玄冠峯尹泉西崔梅峯禹孤山卽所云八學士
而皆以居湖西者而言也外此如尹屏溪成秋潭諸
賢不與焉屏溪門徒亦有五學士之稱金密菴砥行
朴立菴俊欽宋綱村明輝金奎五金宗溟諸公是已
厚齋專從朴實頭用功而論理諸說亦皆得正非僮
耳傭目而得者也且袖劄七條俱一一中竅至若請
出南尹崔於 肅宗廟庭者及尼尹事尤係正名可

謂知所先務也

農巖於講辨之際無一點爭心勝氣公聽并觀曲盡人言雖使其人對辨不敢容一喙於其間祇應言下點頭而已如息辨錄辨及知智說之類是已

三淵自雪嶽入京祇觀疏劄與政目有問其故者淵翁曰疏劄要見其忠言嘉謨政目要見其進賢退不肖也亦嘗覽科作近體詩用占其人之窮達賢邪往往奇中云

三淵神於知幾丁卯戊辰之間處楮島登樓賞雪嘯唏曰江山雖清曠而世路日益險巇吾恐其不保此居未幾家國之禍罔極及丙申丁酉以來常歎善類將盡劉竟如其言壬寅下世先於夢窩不被收連之律亦可異焉

三淵於羣子姪篤信樽巢嘗屬以後事命作行狀樽巢問其立論宗旨淵翁答曰富貴如浮雲一句吾庶幾無愧樽巢未及狀德而歿止菴追述而以斯義爲之真諦云

三淵少時遊楓岳歸作詩寄僧曰夢中皆骨玉層層象外清遊夏未能秋來萬二千峯月應照山僧禮佛燈農巖改照以伴夢窩改照以作文谷取見日照伴

二字亦足以留名而未若作字之必致遠到也文谷
鑑識亦高矣

崔慎服衰經耕於會寧之野老峯閔公以北伯巡部
六鎮見而異之與語大喜送學于允翁如郭林宗之
於茅季偉崔公生長竊荒居喪盡禮閔公甄拔下流
作成人才俱可爲後世法

北軒見農巖抵竹泉書不甚怒及編農巖文集三淵
圃陰議及此書存刪當否於北軒北軒以爲農巖文
字皆似睡似覺若不載斯札則無以喚醒人心日本
家仍其言不刪北軒亦非淺量哉

陶菴天分極高文辭夙就如游魚息碧海睡鶴夢滄
洲卽八歲所作也

睡谷丙申一疏微婉其辭而義理自明皆從神閒氣
定中所從出也以故闕悟 聖衷大定斯文是非有
辭於天下後世真納約自牖也睡谷告退止宿於廣
津時踈齋諸賢送至于江上同宿村舍村舍狹隘鋪
睡谷衾枕於上諸賢將向睡谷所臥展足丈巖爲言
吾輩當頭戴此翁詎可展足於寢處乎皆以首向上
云其爲上下所敬服如此

南塘拜農巖於三洲農巖問黃江信息而曰近讀何

書曰中庸曰知而讀之乎南塘歸告遂翁遂翁笑曰不知故讀之其言渾厚不露圭角亦可見德量之宏也

南塘氣象甚好濟以雄辯有足動人老樵李公嘗云吾見韓公胥藏羣書言語文字亦可以遂非李彝章以繡衣潛行止宿南塘所聽其言論歸語其黨類曰韓某有學問底諸葛亮云

靜坐窩沈公潮以江門晚進卒業於南塘常篤信南塘有言南塘門人無如泉門之朴聖源楊應秀者沈公曰宋能相金謹行諸人何渠不若乎沈公素非爭

長競短者其言亦非出於務勝也

屏溪幼而入學口鈍不能通句讀塾師欲辭去屏溪涕泣不寢塾師感其意復施教屏溪亦努力不已竟底有成真以魯得之者也

英廟戊申 命丹巖及李光佐同對 上執兩人手勉其保合丹巖力言其不可竟不承順退而有自得意說與丈巖丈巖答曰素日苟見重於君上則豈以大臣而至被握手乎丹巖憮然自失云丹巖之面斥光佐不承 上旨固爲得止若不可尙已而丈巖之云甚高義理儘無窮矣

澩湖與知守齋俞公卜隣而居江上嘗對食澩湖盡
喫水澩飯無一粒遺者俞公亦進水澩飯而多遺粒
澩湖言其暴殄天物俞公曰爲其恩及雞犬也蓋云
澩飯餘澤將爲雞犬之食也宜其爲大臣之言也兩
賢所處氣象大小不侔而當以澩湖爲正也

密菴金公以華陽碑事抵書澩湖者爲數千言辭氣
太激至云孔子有是事乎孟子有是事乎而澩翁所
言纔數行而其言渾厚至曰萬一賴天之靈終若有
悟又何憚於舍己見而從之乎是可見識量之大也
櫟泉雲坪少時契好綦篤因兩文正從享時先後之

論至相告絕後邂逅於路次兩家執轡者不知睽阻
曲折引馬首互接兩公相對掩淚無語而別及雲坪
歿櫟泉爲位而哭亦可見舊誼也從享先後未知兩
家所執之如何而至於終身不復相面則無已過乎
其不曰故舊無大故則不絕乎况非直爲故舊已矣
乎

元陵之世儒賢出脚者厚齋南塘屏溪黎湖櫟泉而
厚齋南塘在乙巳初服世道清明之時有鳳儀鴻漸
之美黎湖在蕩論橫擎邪正混淆之時而袖劄討逆
粗伸旣晦之義理有裨於彝倫櫟泉所邁之時益復

艱危而感 臨軒十使之禮援不爲已甚之義言人
之所難言言無不盡以致 恩禮無終狼狽去國而
炳然爲斯文世教之光當爲五十年中儒者出處之
結局也屏溪赴召于溫泉 行朝因賜侑尼尹投章
而去者亦爲得正

黎湖之學專務敦實故語默動靜亦極簡重嘗遵程
門一髭髮不似便是別人之訓宗族門人咸請寫真
而不聽近菴尹公汲退軒趙公榮順率畫師至苦懇
不已而亦爲謝遣斯事亦可法也

英宗朝大訓之頒也有言其不可者當用極律懸法
象魏人莫敢措舌獨宋雲坪上疏還納道伯邑倅恐
及禍皆不受雲坪送奴直呈于政院政院亦不捧適
會遭艱其事遂已而其舍性命而爲之者舉一世惟
有雲坪一人而已

山水軒權公初拜諮議上章辨遂菴赴召時事之載
諸裕昆錄者 英廟震怒卽梏棘于耽羅公聞 命
怡然無幾微色通宵安寢斲息如常止庵金公與之
聯枕歎其不可及君子之所養可知也

山水軒習於禮親懿有喪必躬自斂襲而曰吾窮無
以助穡當以筋力代貨財今人畏尸柩惡凶事忌諱

多端不與於至親初終者衆矣見斯翁能不愧汗乎
李公行祥宋公端成公德明俱居龍仁而爲泉門高
第鄉稱三處士宋德相之被敦迫也三處士聞其
將失身於國榮力勸其勿出竟不可回則齊往德相
所敘別仍言此行既不可止則到江上一疏徑還猶
可及也德相又不聽三處士相顧憂歎曰致使吾君
輕蔑儒者必此人之故也竟如其言

申直菴嘗訪漢湖漢湖迎接敘寒暄畢曰吾兩家在
昔世好甚敦而壬寅後有難講舊仍不復與言卽以
直菴之父聖夏叅凶賊虎龍會盟祭也直菴靡所強

辨亦無愠色從容辭去兩賢所處各不失其宜也

直菴爲學朴實頭用工專務踐述見於言語文字者
無一毫虛夸每上辭本必百拜晚暮不能筋力爲禮
則減五十拜如張旅軒之爲云

直菴爲南溪辨明心跡亦出苦血而不如一任公論
之爲正孝子慈孫猶不能掩其父祖况外祖乎

尹北亭志述被禍後夙夜齋貞菴兄弟所以處後事
者靡所不至夙夜齋以其女妻其子一復貞菴送其
夫人終養北亭之父母又欲教授一復而一復不冝
來學貞菴爲僑寓於數百里地而往教之如此者方

可謂死者復起生者無愧也

夙夜齋痛 英廟受誣罔極要以一身出處爲辨

聖誣之義諦累被光佐薦引而抗志窮山畢生自靖
若是者真 元陵之忠臣也

貞菴少時英發亦頗下急泮人來告居魁於陞製驚
喜至超越屏風而應之及勉學矯揉氣質馴致敦厚
溫和一日夜有穿窬之患招奴警盜不少凌遽俾偷
兒自逃其寬綽有裕如此嘗慕延平退溪尊閣延平
問答退溪言行錄用勉後生曰是可以變化氣質愚
嘗謂一部貞庵集亦可使人變化氣質

止菴晚暮病不克講授閔尚書鍾顯携其子致福造
謁曰近日師生之名爲世所賤幾乎泯絕兒雖蒙駮
不能執策請業蚤托名於門下存得此箇道理亦足
爲美事止菴笑而頷之是可見往哲風義老洲季年
有請學者舉斯事以喻之

止菴扶病造朝入闕門步步而歇國榮忤人要路俾
入其宿衛所而休息止菴終不聽晉接卽出

尹信齋得享平生一事不苟一步不枉名義風節卽
當世第一流以故受知 健陵畀以教育之責恩禮
隆摯終始靡替若數 正廟朝完人莫宜居先也始

梅氏學齋
拜諭善也 上命占筮于泮峴賜屋價公辭曰江上
有廬其價相當當賣舊買新不敢承賜第之 命屢
致申諭終不順旨 上密令掖屬自買公江舍而優
致其價公因其價買屋卽泮峴之廬是已公歿後庚
申 正廟偕 純廟謁 闕宮公舊第在輦路傍顧
東宮指點而喻之至今傳爲盛事云公際會始自癸
卯朝叅一奏而不受 賜第亦自重之一端也
過齋金公弱冠時聞宗家婦人惑於巫女盡傾世傳
之物躬往其所則巫女傳芭碎鈴而神不降無以售
其術陽剛之氣爲鬼物所憚與尤翁髻齒時事同可

知其爲間氣人物也

李林隱敏坤抗章論事而被嚴譴竄北塞洪台象漢
來別握手嗟勞李公無幾微色徐云雖係死生契闊
不可握士夫之手洪台憮然李公志氣骯髒之死不
變者如此名位之不顯寔由於此而其不降志辱身
則無愧爲當世之完人也

寧邊人尹居衡以萬戶退居不復進取讀書行義爲
一鄉之望稱以松坡處士陶菴以繡衣時未及有聞
竟失薦剡爲終身恨其子濟世號乾巖克世其學除
寢郎不仕陶菴亦稱善士父子繼業可謂西土傑士

而名湮滅不稱惜哉

廖齋嫻於禮爲士夫三加之賓不少失儀亦曾赴二
憂堂嗣孫冠席見其器用太侈促駕而出主人請其
故公責曰未有奢濫而不亡者吾不欲與此主人摧
謝不已卽易以樸素公始行禮申戒而還亦可驗古
人風節也

中洲李公少治舉業臨闈每有關節輒不受從兄李
尚書益輔勸以進取而亦不應從止菴金公定居驪
州仍不赴舉尙書責以不事科宦則爲盜已矣而不
少改度其恬靜寡慾自其素性然也從姪述源嘗歎

吾叔卽古所謂逸民云

鄭持平宗魯以愚伏嗣孫克紹家學講經于愚山故
宅從學者幾遍全嶺其贈門人崔象龍詩曰憐君千
里不曾遙石室伊吾送幾朝丹粒欲成龍虎鼎青春
已學鳳凰巢研經會使分銖縷臨事須要過木橋更
把邵翁推得盡不妨隨意答漁樵亦警絕可誦

鄭處士赫新隱居烏棲山中有詩云簷前習鳥冲天
志枕下鳴泉達海情等句清絕可誦

金竹菴直淳清夫李竹村友信益之閔擴齋致福元
履并世有盛名稱驪江三絕士金李兩公名登儒選

而厄於短造閔公晦身祿仕又不免歿俾其志業罔
克充闡是關吾黨運氣也擴齋文章經識超絕流輩
彌可惜也

李圭復初謁陶菴陶菴問其世閔圭復以詩對曰三
世騎兵價布者百年窮峽校生身不諱其處地卑微
者固已知分因之實心爲學造詣亦真奇士奇士妻
不順於舅姑見圭復至行感化其勃礪卒爲孝婦居
旌善之松石仍自號云

嘗過嶺南聞下賤咸稱退溪以老先生清州則稱尤
菴以大監是可驗湖嶺風俗之淳漓也

國朝盛際言議咸出儒者故朝廷皆仰成于山林世
教汗隆之攸繫也李尚書益輔謁其從兄晉菴曰往
拜漢湖則羨翁以從氏秉勺靡所建白隨俗脂韋得
罪於士論云爾則晉菴氣色消沮若將無所措躬不
敢致憾於漢湖亦可見當時士夫風節之美也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者此
與伊訓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
宗云者語意一揆三代以後帝王無此見解昭烈遊
於鄭玄盧植之門故得其緒餘而然固淵源所漸而
亦學識所造也襲劉璋而奪其國非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者也行不掩其言惜哉
稗乘有所謂青野漫輯卽青陽人李喜謙所述也喜
謙卽尹東洙門生而其所編輯入附出汚亂用手勢
語及尤翁則構虛捏無無所不至如此者數卷而尹
光紹使秘而不出此是合尹推雜記羅良佐雜錄而
益肆誣辱云是與南夏正祠巢漫錄同其凶悖可焚
而去之者也

清人阮元著書造妖捏怪靡所不至至以爲君臣夫
婦朋友非天屬之親不當入五倫中一掃經傳成訓
其言殆近嗚吠靡足爲辨而其心之無所忌憚至於
斯極清人之亡可占於此矣

張說爲高力士作祭父文載文苑英華以宰執而代
宦寺述家祭之文者自有南牙北寺以後所未有者
說也忍爲之乎是出於威怵利疚固寵保位之計以
一身而壞四維真狗彘不若也其平生伎倆都是詭
譎不料無良之至於斯極也

趙師巽嘗作犬嗥以媚仇胄及仇胄伏誅有贈師巽
謔詞者曰侍郎自謂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
搖尾且尋土洞深藏若是者不可齒諸衣冠之列而
葉正則爲師巽墓銘稱美甚重抑不知有狗吠一事

而云爾耶縱無此一着其失身於佞胄者固難免法
義之誅况爲狗彘之行者乎朱子嘗云正則在此故
淫邪遁四種病中將此見識優欲判斷古今不亦誤
乎朱子已知其含糊鶻突宜其無見於贊邪之辨也
顧寧人閱百詩梅定九萬季野俱爲 明朝自靖終
不被康熙屈降志辱身其所立卓爾無與擬倫而李
光地或爲之立傳只稱其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
於後已矣無一言槩及其風節渠既失身故不敢言
名義身與心俱化爲戎其亦可哀也

錢謙益始既失身於馬士英阮大鍼終又失節於清

人直是傀儡魍魎漢也上愧孫高陽下愧瞿稼軒如
劉禪之愧父子也聞瞿稼軒降靈作詩用代里社迎
神送神之曲其辭悲絕至有驅使八公閒草木也應
談笑掃苻秦之句然苟使稼軒有靈其肩膊蟹於迎
請乎更將何顏歸見師生於地下乎

王魯齋承勉齋北山猶傳而作詩壽賈似道頌其援
鄂之功而辭極諛諛殊乖素守有是乎立脚得佳之
難也核之於宋史本傳無依附似道之事而其詩之
載文集者乃爾殊不可曉也

傅伯壽與其弟伯成曾已師事朱子既又奴事韓侂

胃致位通顯方偽學之禁預草詔誣善類其草朱子
秘撰告辭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語朱子歿伯壽
適知建寧又不以聞伯成非其兄每切責而不聽其
爲人如此而真西山序其文集稱述其治績而曰世
之以附會誣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其所
原恕之辭亦費心思誠不知何爲其然也此與勉齋
之祭林栗文同一揆歟恐難免識者之譏也伯壽與
趙師雍胡紘置諸伊洛淵源續錄朱門叛徒如邢恕
之置程子門人之末焉爲萬世背師之罪人渠輩亦
何心哉

李光地述其妻墓誌曰母夫人之喪余留京守制自
宅恤至安厝凡百哀勞皆夫人率我諸昆經紀所云
留京守制未知何爲其然而縱令起復起復非金革
則不可非金革從事而母死不奔喪喪祭委諸妻若
諸昆已無與焉者誠不孝之大者所守制者何事乎
光地亦嘗爲送友人外艱歸詩送人奔喪而渠則不
奔何待已不若待人耶况戴星之行贈詩非時乎渠
已失身於龍庭大質已虧亦曷責乎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正在士庶猶然况
以帝王之尊而處妃匹之際者乎昭烈立劉瑁妻爲

後娶失節者配已是已失節也餘人尙不可爲矧茲同族乎瀆倫亂常不可但以失禮言若是者將何以奉宗廟社稷而闡陰教於天下哉孔明之不諫東征猶有其說是爲造端正始係國家安危存亡者而亦無一言者何哉抑言之而不著歟終不能諫止則孔明何以辭其責乎

毅宗末年戚里嘉定伯姓周者因母后進蘇州名妓陳圓圓色藝雙絕上問圓以所從來卽命遣還此事不讓美於宋仁宗之出尚姬所以爲殉社之基本也并后匹嫡非禮之大者故雖以天子諸侯之尊猶不

敢爲者况士大夫乎錢謙益元配陳夫人尙在而竟以河東君爲妻其毀破禮防悍然不顧者乃爾其得罪於名義也宜哉

吾東士大夫閨門之行極正三代之所未有無愧漢書所云婦人貞信之稱而近世大防漸壞往往有不忍言者寔由世教衰禮不興行以致然耳若是者何以當華人所贊禮樂之邦仁義之國哉東俗教女子以諺而不以文是故生不聞聖哲成訓殆不識三綱五常之爲重至若諺稗皆是淫褻不經之說而婦女不知都出於虛質認以惇史其反道悖德咸從此出

自 朝家嚴禁諺俾其父母教之以孝經小學如四書等編則庶幾移風易俗而知斯義者寥寥其將淪胥爲夷狄禽獸矣乎

近思錄卽有宋之一經爲四書階梯而葉平巖註太欠踈畧如太極圖說刪略朱子註解者尤失體裁至清儒施璜作近思錄發明於葉註之精者益求其精其未及註者蒐輯以補之比葉註差勝而猶欠財定若經栗谷農巖刪正則可成完本而世無具眼者未知來後孰任其責耳既合五子近思爲一書又載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梁溪各論於各編之下不爲

無補於學者功程也

壬寅之變夢窩荐棘于巨濟唐焰燔空之中猶將節酌通編一部日夕翫繹及其被逮也以此留施尤菴書院用作後人誦讀之資閱相國百祥之流是烏也亦讀是編書報于貞菴貞翁云他年誰作輿地誌可將斯事作故實夢窩老而好學不以危禍而自休又能爲嘉惠後學之圖不可視以微事而忽之也余嘗做茅鹿門唐宋八大家文抄擬選吾東文以牧隱佔畢齋簡易谿谷澤堂息菴農巖三淵八家而精力莫逮因克議到用俟後世之具眼者遂此志願焉

若做清人儲焮十大家之例則當加月沙象村
古文淵鑑正集專取關係世教底文字而不載胡邦
衡上高宗封事者以不識用華變夷之義也若使元
魏孝文帝而處之必不見刪而贊美不已也
國朝將設倉於龍山江上卽今所謂別營也開基掘
土有石擲出焉刻曰朝鮮李氏倉庫之地葬我於栗
島從其言移窆栗島後因大水栗島崩而墓不傳云
推步前知瞭若指掌其筭數之精乃爾而可認天下
事莫非前定非人力所可推移也

徐花潭數學卽吾東之康節而終欠醇正故其言行

之傳後者多涉吊詭有未可準信或云臨命欲尸解
閔杏村以非正終之道力諫而止未詳其虛實而苟
其然者杏村可謂盡師生之分者也

仁祖之世有蔣姓人通奇門遁甲之術隱于市廛爲
人傭賃聞 朝廷殺朴燁長歎不已及丙子率市廛
子弟嘗厚於己者避兵於鞍峴而賊不敢近金汗亦
知其非常人餽之以物云

術士李懿信過尼山見魯城山而曰野中突起氣勢
固秀拔而有反走之形鍾此山氣者必有背馳者至
尹拯而其言乃驗懿信亦可謂神術也

文菴李公爲陶菴門下先進而文學靡與比并陶菴
每有述作輒與之商確一日謂文菴曰夜夢見君背
后書右副賓客李宏哲我未嘗有虛夢或者見中否
文菴以經術竟拜右副賓客弘文提學所編輯近百
卷如朱子大全劄疑後論語類要解等書亦有功於
斯文者也

太白山中近世有真隱夫妻負戴而至故夫稱負之
妻稱戴之不道姓名有往訪者見其懸鼓於樹用兩
足踏鼓而歌以自樂有詩云東畔雉鳴西畔睡風吹
鬢髮剩有餘問津何不一杖指使知千載有長沮其

人遜世無名亦可謂高於沮溺矣

偶檢道家書有云明道先生嘗憇一寺夜聞察察有
聲命火燭之鼠於佛腸中啣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
乃丹書也手抄而納舊本於佛腸明日召塑工補厥
孔先生依其法鍊丹月餘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
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於銀器所塗
處卽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
此不載於程子遺書而其不爲異術所遷惑者如此
與洞解加一倍法而旋復忘之者同一義諦苟非龍
德正中者其何能與此哉

梅丘先生集
圖隱墓雷轟碑面去 本朝贈職只存高麗侍中者
已可驗英靈赫臨而後孫多居墓下有喪則邱木先
死用作柩材將祭墓奴持酒瓶中路竊飲瓶塗于脣
至改備而後始去口崧陽院廢失火將延祠宇方穿
壁出位板風雨驟至頃刻滅燎善竹橋石欄中折而
不隕于血痕祠墓之間洋洋乎如在云詎不異哉
江陵松潭書院再被回祿之災而獨廟宇全安人以
爲院是栗谷妥靈之所故得神明所助
德興大院君廟廟僕早起循省則有人伏于廟庭昏
室不省僕蹴起而問其故則曰我是盜也撤廟中之

器將踰垣而出兩腳重不可舉有聲出廟內仍被嚴
刑伏而不起披其所擔負皆廟中儀物也又有虎伏
死於廟庭祭饌若不潔精輒施罰于嗣孫及其羞之
婢子祭訖嗣孫下階而跌則警懼出餽飯看審每有
毛髮以故齋沐致誠倍百他祭云

龍蛇之亂倭賊犯箕聖墓墓中隱隱有樂聲賊懼不
敢發孔子大聖也通幽明之故應無顯靈之舉而
崇禎癸甲之間曲阜縣聖廟中有泣聲入視之宣聖
兩淚交流衆皆驚異報于曲阜令令親詣廟中省視
聖淚尙未乾不勝駭懼焚香拜祝以有天地翻覆之

憂乎亦可異焉

仁顯聖母異于私第也夜輒有兵馬聲如宮墻巡邏之爲者宮婢出而覘之則無形影自己巳至甲戌靡夜不然及 聖后復位入闕而止蓋至德所臨百靈衛護光復之兆亦可見於此也

巫覡之事極其荒誕而往往有驚異者壬寅士禍之后崔錫恒婦女爲錫恒賽神女巫碎鈴大叫云吾是尹進士志述冤魂急持錫恒頭來終日夜不絕其聲錫恒婦女聞其事替送錫恒衣冠軒輅巫咆哮踴躍數錫恒構殺忠良之罪而片片毀裂其忠魂毅魄冤

鬱不散剡剡揚靈者乃爾其事與豫讓之擊衣略同有足稱快錫恒亦不終月而斃當時文士作古詩述其事云

辛未關西土賊洪景來舉兵叛將祭鮮于遯菴于秦川鰲川祠築盛終不熟辨香終不藝竟不成享遯菴英靈洋洋至不受亂賊私薦神理之好善惡惡亦可驗也若使遯菴而在者應教化一路不致昧逆順之辨而任自從賊也

徐餘齋禎稷輯家居談說而名之以恥言多格言至論其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

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旣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其發揮程子餘意者如此此外說理平實無嘉隆以後諸儒虛矯之習氣令人興感也

壬辰倭賊至大同江無船可渡彷徨之際忽見一白狗渡江而去水不沒膝羣賊見之以爲水淺鳴鼓進軍太半溺死後祭狗於江上稱狗首津卽今土城外間似亭上流卽其地云斯事與高句麗時七僧之引隋兵瀾清川江同也七僧則諉以佛靈而狗則出於忠義亦可異焉倭奴竊據平壤城一夜有羣鼠渡江而至入倭賊矢韞中齧斷其弓弦與矢竹殆盡倭賊

不敢戰鼠隊出至蒼光山自死今有鼠塚官爲之祭云蠢動含靈咸效其性詎但爲蜂蟻之有義哉

草木無靈而亦能隨地運相感應己巳栗牛兩先生黜享于聖廡也甲山府埋兩位版于鄉校近所松樹下松自枯死及甲戌復享松忽改柯易葉而生尤翁華陽草堂有梅樹甚盛己巳春枯死甲戌春復生花葉如舊順興府賓館前有鴨腳樹錦城大君謫居隣近館所而是樹忽枯死錦城被禍至於革邑數百年後枯根復萌漸至成陰而錦城大君褒忠築壇斯事亦已奇矣且竹林權公山海以端廟戚聯殉節於

順興而建祀于雲谷竹林後孫宗洛以乃祖伸冤建
祠之歲到順興審錦城壇攀再生之鴨脚樹伐其柯
作柄歸插于雲谷祠前今成拱抱之材是爲萊公竹
之類歟意氣相感亦在於卉物亦可異焉
魚在江中亦隨陽氣上下立春前皆附地而潛立春
後始浮水而游是所謂魚陟負冰也水內水外都是一
氣非直在陸之蟲啓蟄而已春寒孔酷則雖已建
陽而百蟄不動魚則負冰潑刺無異盛夏蓋水中受
陽先於水外也

衆萬之生莫不返本故花生蟲蟲化蝶而採花糞生
蠅蠅生蛆而嗜糞苟體斯義則亦可以知教子孫之
術蓋人與物不異故也

草堂春睡足窓外日遲遲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一絕以孔明詩名世世間凡係孔明文字莫不援用
非直科文已矣孔明詩只有梁甫吟見載武侯全書
草堂詩祇見于三國演義其出于聖嘆輩可知而無
人辨破古今詩文眞贋之相混如此類者殆不可勝
數大夢云云有涉浮夸決非孔明口氣不待具眼者
而可斷其僞也

程叔子與韓維泛舟潁湖一條見載於宋名臣錄及

二程全書而性理大全歷代編載諸韓琦條認韓維
為韓琦朱子答陳器之書性極云是太直云潛室陳氏曰
云云好學論即伊川所作而曰明道其全不考校混
淪編入如此其餘皆可推知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